

曹靖華主編

侵畧



中國文化協會文藝叢書

李昂諾夫著 曹靖華譯



登號 05-20
來源
金額



679
772



中蘇文化協會文藝叢書

侵略

李昂諾夫著
曹靖華譯



12



62855

850.55
8563

序

—

蘇聯的戲劇，在祖國戰爭時代，產生了不少優秀的劇作。如李昂諾夫的『侵略』，柯奈邱克的『前綫』和西蒙諾夫的『俄羅斯人』等，在讀者和觀眾中間，都博得了巨大的聲譽，而且都榮膺了一九四二年度的史大林文藝獎金。祖國戰爭時代的蘇聯戲劇的主導傾向，在這些劇作裏，得到了明確的反映。巨大社會問題的提出，愛國志士的典型，一切服從於反侵略的祖國戰爭，構成了這些作品的主要特徵。

如果說，蘇聯的劇作家，在戰爭的初期，粗枝大葉的寫了些作為戰鬥情報插曲的報告式——年代紀式的劇本，那麼，目前在蘇聯劇作家的優秀劇作裏，顯明的刻繪了人物的卓越的性格和這些人物的內心的生活。



國家圖書館



004652752

李昂諾夫就是用深刻的匠心，把這部新作中人物的細微的心理刻繪了出來。這兒顯示了蘇聯人民的精神的偉大，顯示了在空前未有的艱苦體驗裏的蘇聯人民的堅毅。這兒表現了侵略者帶給蘇聯人民的無限的悲苦與蘇聯軍民抗敵衛國的熱情，表現了蘇聯人民的精誠團結和同仇敵愾的決心。

李昂諾夫 (I. M. Leonov)，生於一八九九年，蘇聯小說家，戲劇家。在前期的蘇聯文壇上，他是屬於『同路人』一派的，在他的初期作品中，都充滿着神祕色調的空想主義。那時他同女作家賽甫琳娜一樣，寫作的主要對象是農村。作者已往的作品，除了一些短篇之外，有名的大作有四部。第一部是一九二五年出版的長篇小說『糴』，作者用深密的思維，描寫農民革命以及農民傾向於勞動階級的領導。不過在這部作品裏，表現着不信任都市的意味。這兒的農民，都懷着苦惱躊躇的心情，不得已去和都市勞動者攜起手來。作者描繪農民時的那鮮艷而生動的色調，到了描繪工人的時候，就很快的失掉了那鮮艷生動的光澤，成了暗淡無光了。這樣的人物，對作者本身，究竟是遼遠而陌生的。他把農村當做一個集團來描寫，他的偏

狹的意識，使他看不出農村的社會層的分化。

這時的李昂諾夫，已經感覺到革命的改造的力量。他同其他的同路人一樣，表現了歷史的極生動的一段，表現了新舊兩個世界的交鋒。他把農民寫得非常頑強，寫成具有一種神祕的力量。而光明的使者，穿過了千百年來的黑暗，却顯得非常的孤單，無力。柯甘（P.S. Kogan）在『俄國文學史』（一九二八年莫斯科版）裏說：『如果表現在賽甫琳娜作品裏的這些達到農村裏的新思想，在這兒變成了可怕旋風，把那千百年的舊風習，都連根帶葉的拔了去，那麼，在李昂諾夫的作品裏却相反，他表現的要點，是這些風習的頑強性。』

第二部是一九二七年出版的『賊』。在這兒作者注意着作品人物的心理的刻繪。可是他在刻繪人物心理的時候，離開了重大的社會問題，陷入到朦朧的，孤立的個人的經驗裏，他看這種經驗比社會生活的意義更其重大。這種倒果爲因的看法，其結果，不是人生真實深刻的表現，而是逃避現實。他所表現的是當社會矛盾尖銳化的時候，經驗了種種動搖的小資產階級的觀念和心情。李昂諾夫這時同一部份同

路人作家，表現出轉向資產階級的危險。這作品的生命的主人是『新暴發戶』，富農和滿面紅光的小市民。這是正視着資本主義要素的活氣，而證明作者所經驗的小資產階級的失望，表現着脫離勞動階級的傾向。

作者這種創作思想上的危機，在改造期中，因社會主義建設的勝利而得到了解決，作者這種小資產階級的狹隘的偏見，在社會主義建設的狂濤巨浪中，得到了克服。

一九三〇年他的長篇小說『蘇奇(South)』的出版，是作者創作歷程上，一步巨大的躍進。這是作者的第三部巨作。

作者多年來的創作的中心主題是『小人物』，是小有產者，手工業者，車夫，小官吏等在革命過程中的命運。作者懷着憐憫與同情，來觀察在革命期間這些被挾在鐵鎚和鐵砧中間的『小人物們』的經驗。

在作者的第一部大作『蘿』裏，表現着革命的正義與力量的承認，以及反革命暴動的無聊和徒勞的主張。但是，這兒還表現着不瞭解社會矛盾的法則。在第二部

大作『賊』裏，反映了新經濟政策時代的小資產階級的失望與動搖，而沒有認清新經濟政策的真義。

『蘇奇』是作者創作歷程上的一大轉變，是一個劃時代的顯著的界標，是從『小人物』的內心世界的觀察，推進到社會主義建設的反映。

『蘇奇』是寫蘇聯工業改造以及寫勞動階級偉大創造的最初名作之一。同時，這部作品也是蘇聯『同路人』作家的創作思想改造的實例，是認識工人創造能力的實例。這部書的題材，是寫蘇聯北部蘇奇河上的荒僻森林中的造紙——纖維工廠的建設。全部的小說，表現得顯明的對立着：一面是原始的荒無人跡的大自然，是參天的密林——這是矇昧，原始性的象徵。另一方面是具着二十世紀最高技術的社會主義的文化。蘇奇建設上的引擎機，驚醒了原始密林的酣夢，在人跡罕到的密林裏，兀立着空前未有鋼骨水泥的骨架，大自然的原始性，被人類的意志和智慧征服了。

作者在這兒把蘇奇建設的社會意義，把『農民性的汪洋大海中的這一個勞動階級的小島』，顯示了出來。這座工廠的建設，是象徵着社會關係改造的過程，是社

會本身改造的過程。作者在這部作品的結尾說：『蘇奇的面貌改觀了，這兒的人也改變了』。

蘇奇的建設，對這一座落後，閉塞，封建，頑固，守舊，反動的堡壘，給了一個毀滅性的打擊。這堡壘的昏愚和腐爛，作者顯明而有力的表現了出來。蘇奇的建設，把那黑暗，愚昧的私有制度的農村，連根帶葉的沖洗去了，產生了空前未有的對於勞動的新關係。

一九三二年出版了第四部作品『斯古塔列夫斯基 (Skoutarievski)』。斯古塔列夫斯基是一位大科學家，他埋頭研究一個具有世界重要性的問題——電力的無綫放送，在蘇維埃政府剛成立，處處都是困難的時候，他就得到機會，能專心作實驗。這部作品無疑的是一部很可注意的藝術作品，正確的表現着大批知識份子轉變到勞動階級的營壘裏。

亞伯蘭丁編的『蘇聯諸民族的文學』裏，有一段作者的自述，說明着他怎樣的走到這光明而坦平的創作的新路上來：

「我國的全體勞動者和從社會主義建設裏產生出來的英雄們，通力合作的這個偉大事業，有什麼東西比牠更能吸引作家的注意呢？新的人物大踏步的走到生活裏來了。他們好像走到顧茲尼茨，頓尼茨礦區和聶伯河水電廠一樣，來的時候，不但拿着鐵鎚，還拿着蒸溜瓶和劃綫器。

「這種新人，用文字寫成一幅綜合的肖像，其精神之偉大與深刻，實足與世界文學中最偉大之性格相媲美。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見他的全貌，只能看見他的面貌的一部。我們還只在那兒找他呢，而蘇聯現代文學的全部高深的價值及勇壯的氣概，都是由於這種新人的尋找而來的。

「我現在也不過是在尋找這種新人。我在「蘇奇」和「斯古塔列夫斯基」兩部作品裏，比較上算是最接近這種新人了。」

李昂諾夫是經過一道長遠的艱苦的創作歷程的。他在這歷程裏，逐漸的克服了種種的弱點，走上了光明的坦道。因為創作上的這些成就，蘇聯政府於一九三九年

頒給他了『勞動紅旗』勳章。

作者除寫了上述的四部力作之外，還寫了幾個劇本：『波洛場的花園』，『狼』，『風雲』『小林娜』。

蘇德戰爭一爆發，作者就用自己的筆，去參加保衛祖國的戰爭。除了寫些戰地報告等短篇外，於一九四二年完成了一部四幕劇，這就是榮獲一九四二年度（一九四三年三月十五日頒發）史太林一等文藝獎金的『侵略』。蘇聯批評家查斯拉夫斯基（D. Saslavsky）對這部書的批評道：『牠的出現，是這次偉大愛國戰爭中的文學上的一個卓越的奇蹟』。

在這兒敘述着：蘇德大戰開始了。一座小城裏住着一位老醫生台蘭諾夫。醫生家裏有一個老女僕——戴媽。她有一個孫女阿妮霞，現在從淪陷區逃難到醫生家裏來找她的祖母。她把淪陷區裏德軍所作的暴行，告訴給他們聽。

醫生有一個兒子，名字叫費得。這是一個浪蕩公子，三年前因故槍殺了自己的女人，被捕下獄。戰爭一開始，他馬上就回家了。這位自私自利的浪蕩公子，看到

國難臨頭，良心難安。而救國的唯一途徑，就是男女老少，一致奮起，同侵略者作有我無彼的英勇的抗鬥。

敵人的軍隊把這座小城佔領了。台醫生留在家裏沒有逃走，因為無數的病人需要他留在這兒替他們醫治呢。德國人在這兒燒殺姦淫起來。已往的區執委主席郭列斯尼柯夫也留在城裏，組織游擊隊，領導游擊隊的活動，他化名為『恩得烈』，這是令侵略者胆顫心驚，神出鬼沒的英雄。德國人用盡方法想消滅這支可怕的游擊隊。可是差不多每天在城裏都發現有德國官兵的死屍，這些死屍都整整齊齊的一層層的排列起來，上面放着一模一樣，從來不變的字條，字條上寫着：『歡迎！』

夜間德軍大舉搜捕起來。台醫生的女兒——小學教員娥爾迦，把受傷的游擊隊領袖恩得烈，帶到自己家裏來。

懷着滿腔痛苦的費得，請求他父親給他一種更強烈的『藥』，以便服下把他燒成灰。父親同意了，他給他了一種藥——世界上最強烈的一種藥。這藥就是對敵人的憎恨。父親就把剛被德軍強姦得人事不省的少女阿妮霞指給他看。

受感動的費得，就請求恩得烈收他加入他的游擊隊，恩得烈爲慎重起見，拒絕了。

沙皇時代這城市的富商范友甯，革命後逃亡國外，二十多年來，人都把他忘掉，都以爲他早已不在人間了，誰知這死而未朽的老東西，從墳墓裏爬出來，認賊作父，在敵人的槍刺保護下，回到故鄉，被敵人委爲這城市的市長，成立了偽組織。

范友甯家裏的宴會。賓主都在等候着德國警備司令的光臨。這晚會的重要，但是因爲替這國賊范友甯祝壽，而且是因爲德軍指揮部答應作重要的緊急報告——莫斯科附近多日來激戰的結果。

時間一分鐘一分鐘的過着，可是既不見警備司令來，也沒有報告。最後，電話響了：給市長報告說警備司令和四個德國軍官，剛剛到這兒來的時候，在街上被打死了，凶手被捉住了。

審問着案子。消滅這五個法西斯黨徒的是醫生的兒子費得。可是他自己冒充是

恩得烈·郭列斯尼柯夫，就是那位神出鬼沒，令德國偵探踏破鐵鞋無從捉捕的游擊隊領袖恩得烈。費得想藉此把受傷的真正游擊隊領袖救下來。德國人總是懷疑這不是他的真名字呢。費得答道：『冒充恩得烈·郭列斯尼柯夫的名字，被吊在絞首架上，這對於冒名頂替的人恐怕太過於光榮了吧。』他爲了祖國，頂替着別人的名字上了斷頭台。他從容就義了，在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向西方追逐敵人的紅軍和游擊隊，衝進城裏了。

當台醫生夫婦隨着游擊隊領袖——真正的恩得烈，率着人馬，把監獄打開，衝進來的時候，囚在獄裏的醫生的女兒娥爾迦，望着母親的臉說：『媽媽，你的眼睛都是乾的。這不好呀。你哭一哭費得吧，媽媽。他去了，可是現在又回來了。他在你跟前站着呢，他又是你的了，媽媽！』她母親答道：『他回來了，他是我的，他同我們在一起的……』

『他回來了，』他的視死如歸的偉大崇高的精神，永遠照耀史冊，同蘇聯優秀的兒女在一起的。

尼柯拉耶夫(S. Nikolaev)在一九四三年『十月』雜誌的第四五期合刊上，對於『侵略』，有一篇很扼要而完整的批評，爲讀者便於理解這部作品起見，全部譯在下邊——

現在有少數的劇作家，他們的作品，不但有自己的觀衆，而且有自己的讀者，李昂諾夫就是這些稀有的劇作家之一。不管這些作品在舞台上的命運如何，牠們將永遠成了文學上的法定的遺產了。

有不少的劇作家，他們的作品，只有在舞台上的太陽燈下，才有自己的生命，可是當這些作家的作品，不是離開觀衆，而是一離開讀者的時候，那就成了死的了。李昂諾夫不像這樣的劇作家：他的劇本，很生動的活在舞台的燈光下，可是當讀者不仰仗演員，導演，化裝和佈景的幫助，讀起這些劇本的時候，就受到這些劇本

人物的很大的影響，置身於這些人的處境中，參加到他們的現實的鬥爭裏，他聽到他們的呼聲，看見他們的面貌，愛他們所愛的人，恨他們所恨的人。

我們將又要在舞台上看見李昂諾夫的新的劇本——『侵略』了；牠還沒有上演。導演，演員，化裝，佈景，現在都還沒有幫助作家，增加他的力量，擴大他的表現的工具，可是當讀他這部新作的時候，不但這部新作的內容，而且這部新作的動作，已經把我們的注意力擒住了，我們緊緊的同這作品的人物聯繫到一起，我們手攬手的參加了他們的戰鬥。這使我們有權說李昂諾夫的這部劇作是文壇上一個重大的事件，這一層已經顯露了作為真正的劇作家的李昂諾夫的，偉大的有決定性的價值。

小戲院的老演員們都常說，奧斯托洛夫斯基聽自己的劇比看自己的劇更愛些。他靜悄悄在後台笑着，細聽着從台上送來的演員的語言，他有時同情的，有時非難的點着頭。這位偉大的劇作家，親自來檢查着自己；如果從演員的語言裏，產生了完整無缺的活生生的形象，那時『雷雨』的作者就滿意起來；如果他覺得從人物的

語言裏產生出來的形象不清楚，不完整，不顯明的時候，他就皺起眉頭，對自己不滿起來，奧斯托洛夫斯基在自己的一篇文章裏寫道：『爲什麼我的角色容易學呢？他們的音節和語調之間沒有矛盾。當我寫的時候，我自己把牠讀出來。』可惜這段話我們的劇作家們知道的很少。奧斯托洛夫斯基給一位初學的劇作家寫信道：『我們認爲人物語言的表現，是寫人物的藝術上的第一個條件。』

高爾基全部接受了奧斯托洛夫斯基的這種聰明的教訓。高爾基在『論劇』一篇文章裏，直然對蘇聯劇作家寫道：『劇本的人物完全只用語言創造成的。而不是用敘述創造成的。這是極需要明白的，因爲要想使演員在舞台上把劇中人物表現得有藝術的價值和社會的說服力，必須使每個人物的語言，絕對的要有自己的獨特的風味，有最大限度的表現力，只有在這種條件下，觀衆才明白劇本的每個人物的言語動作，才是作者所肯定，才是演員在舞台上所表現的呢。』

李昂諾夫的人物，的確是奧斯托洛夫斯基和高爾基所想的那些人物，是『完全用語言創造成的』。他的戲劇是可以閉起眼睛來看呢：他的人物的語言的形象，如

此的有力，如此的相信，你聽着他們的話，你真要覺到他們的內心的『我』，認識到他們的志向。

區執行委員會主席郭列斯尼柯夫，勸一位熱心社會事業的老醫生台蘭諾夫，怕他被德軍俘去，勸他撤到後方去。台醫生拒絕道：『我在這兒更有用呢，』同時聽到郭主席說：『我自己在城裏留一個時期……我是黨員，我一息尚存……』

台蘭諾夫不等他說完就說（好像在生活裏一樣，李昂諾夫劇中人物的對話，很少用說完的方式的）：『你瞧！（照着他的口氣）我也不是是一細布，而且也不是一件藝術品。我生在這城裏。我成了牠的附屬品了……（爲費得而發）就好像牠的消防用的水管子似的。我在必要的程度上，看見了對我自己的特別的光榮。這三十多年以來，半城人都是我親手接生的……』

郭：（微笑）還有我呢！

台：還有你。』

整個的台醫生都在這回答裏：這是一個熱誠的，聰明的，忠厚的，獻身於故鄉

城市的人。可是在這個回答裏，還感覺到牠是一個律已極嚴，立求盡職的坦白率直的蘇聯人。實際上，這是一位盡職的英雄的回答，不過是照自己的口氣說的罷了。這是一種最謙遜的人的回答，如果有人要對他說他是盡職的英雄，那他一定要臉紅的。上邊所引的台醫生的話，按着語言的組織，是最典型的蘇聯知識份子的語言的結晶。

再引一段劇本裏的話：

「（……他走到舊式電話機跟前，好久的搖着機柄）電話局，電話局……（威嚴的）你這時辰鳥，幹嗎你好久不接電話呢？這是市長，是范友甯打電話的。你別發抖吧，我不吃你。給我接警察局。無論那一個警察局。（又搖起機柄來）警察局，警察局……唉呀呀，沒聽見當局說話嗎！」

柯：（低首下心的巴結着范友甯）或許都嚇得鑽到墨水瓶裏去了吧，范市長，
唉！唉！

（范友甯把電話筒掛上，嚴肅的畫着十字。）

范：我們的新的世紀呀，祝福呵，上帝。』

這是誰在說話呢？不必訪姓問名，也不必看他們的身份證，只按着這些人的話就知道他們是誰，知道他們高興什麼，希望什麼的，而且，你只要聽了他們的話的節拍和音調，就知道台醫生的家眷所住的這城裏發生了什麼事。這是敵人的話，是叛徒們的話，一個是在德國人的保護下，流亡回來的人的話，另一個是久已藏匿在城裏的人的話：作者在對話裏不必敘述着說柯庫雷什肯在說着關於墨水壺的混賬話的時候，『低首下心的巴結着范友甯』；他的話的本身就是『低首下心的巴結着』那些擁護從墳墓裏爬出來的范友甯的人呢。

在這劇本裏還有一個地方，在這兒，這些人物的每一句話，每一聲嘆息，都覺得有一種火熱的戰爭的氣息。對話燃燒着這些氣息，燃燒着從洛得塢逃德國人跑來的少女阿妮霞的話。人家問她當地的居民情形：『細個子的達巴科夫大概已經有孩子了。他的孩子很多嗎？』阿妮霞答道：『有三個，小的一歲了。（興奮的向戴媽）奶奶，我忘了告訴你了……當德國人把他同他的太太在絞首架上拉的時候，他們

的狗把德國人的手咬了一下。他們的狗好着呢。於是他們就把他的狗在他太太的旁邊一塊兒絞死了。（好像發冷似的打了一個寒顫）看來連狗也都打起仗來了。

費：（愁眉不展的）是的。可是，史達特諾夫怎樣呢？

阿：這位從最初一刻起，就到森林裏去了。最後一次的到澡堂裏洗了洗澡，放火把澡堂一燒。就把在小學六年級讀書的兒子帶上走了。那孩子叫普洛柯菲。』

文藝寫作中最難的一種方法，可是最有力的一種方法，就是在部份裏，在其中的最小一個細目裏，來表現一個整體，一個有力的巨大的整體。李昂諾夫這兒所表現的戰爭就有這樣的：按着這隻被德國人絞死的狗，我們可以看見愚鈍的，卑劣的，可怕的法西斯侵略的殘忍，按着這火燒了的澡堂，我們感覺着人民回答這侵略的那種憎恨與反抗的烈焰。

侵略，牠用自己的血的波浪，沖激着蘇聯的巨大的領域，牠企圖把蘇聯人民中間的一切生機都完全的洗去，企圖把蘇聯文化中一切寶貴的東西，把歷史上一切偉大的東西，把現在一切繁榮的東西完全毀滅了，這種新野蠻的人的侵略，李昂諾夫

把牠表現在俄國的一個小城市裏。主要的動作，發展在台醫生的家裏。戲劇的人物，無論紅軍士兵，也無論指揮官，沒有一個是職業的軍人。只在戲劇的結尾裏，才有一個穿『軍用小外套的青年』，在酣戰裏，衝入到正在準備屠殺蘇聯人民的用作臨時監獄的地下室裏。

雖然在這家庭，居室，小城的窄狹的圈子裏，雖然在這劇本裏沒有軍人，沒有戰爭和戰鬥的場面，李昂諾夫的『侵略』，是描寫嚴峻的鬥爭，是描寫蘇聯對侵略者以致命打擊的戲劇。

和平勞動的人民——台醫生，醫生的女兒女教員，區委的主席郭列斯尼柯夫，集體農民葉戈洛夫，奶媽戴梅潔，小學生普洛柯菲，在強敵壓境的嚴峻日子裏，每個人照着自己的作法，他們都表現了蘇聯人民在各地所表現的那些忠貞，堅毅，決心，崇高和光榮的品格，德國人所遭到的空前未有的抵抗，就是建立在這種品格上的。

在李昂諾夫的這部劇作裏，也表現了國賊的可惡的典型：在德國人的保護下回

國的，死而復生的工廠主，被德國人委任的市長范友甯，在人物表中表明着『過去是俄國人』的劊子手莫沙斯基。

『戰爭的風』把這些對新生活早已懷恨的范友甯和柯庫雷什肯之流的叛徒們，『就好像一團臭氣逼人的灰塵似的捲了起來』，這灰塵發着惡臭飛過去，就連一點影子也沒留了。

德國人——城裏的警備司令魏柏，葛斯塔普中之惡徒石普烈——曉得這人類灰塵的價值呢。當一個『過去的俄國人』對一個德人軍官說：『在寒舍裏來歡迎您真是歡喜得很，我在這兒認識了生活，生了我的兒子，他已經死到神聖的反共戰爭裏了。賤姓范友甯……市長范友甯！』他所得到的是一聲輕視的斥責：『Nurück!』（向後去！）當他又企圖提起自己的『功勞』和『死到反共戰爭裏的』兒子的時候，就得到了這樣的警告：『范友甯，你再成十來次的提起這一層的時候，我們就打發你永遠回老家去找你的兒子去呢。』

侵略越兇殘，反抗就越猛烈。這是祖國戰爭的鐵律。

李昂諾夫把這表現到人類的豐功偉績的活生生的現象裏。這豐功偉績對於侵略者，對魏柏和石普烈越可怕，而完成這豐功偉績的人，却不覺得如此，却都把這當成家常便飯，却都把這當成全國所必需的不能不作的日常的勞作。

在蘇聯，英勇精神成了空氣似的：無論老少，無論軍人或和平居民，都好像空氣似的呼吸着牠。英勇精神給一切人一種生命，牠好像空氣似的是無形的。

台醫生爲了反抗敵人，留到自己的醫生的崗位上，黨員郭列斯尼柯夫留到城裏組織游擊隊，他們兩個人看這是醫生和區執委主席的最平常而最自然的事情。台醫生的女兒——女教員娥爾迦，瞞着父親，參加到在城裏活動的游擊隊裏。可是老醫生早就曉得他的女兒到游擊隊去了，他很傷心他的女兒把這事情瞞着他。他自己準備幫她作這事，而且從旁悄悄的告訴她說：『范友甯說滑了口，他說晚上要包圍搜捕呢。那麼，如果在學校集會的話……』女兒不等他說完就說：『謝謝。我小心一點。』

奶媽戴梅潔很相信的帶着愉快的神情告訴醫生的太太說：『現在又找着了四個

被殺的德國人。四個人身上，有一個共同的字條。『醫生的太太問道：『字條上寫的什麼呢？』』字條上寫着「歡迎」。他們還捉了人呢！連咱家裏也貼着藍紙的佈告。誰要說出來，他們答應給很多錢呢。都在尋找呢……』『尋找誰呢？』『誰曉得他呢，找一個什麼名叫恩得烈的。可是咱們城裏大概可以找到三十來個名叫恩得烈呢。』這並不是說在這小城裏有好多人的名字叫恩得烈，這是說『恩得烈』這個名字同游擊隊這個名詞對奶媽成了同意語了。她高興着這樣的『恩得烈』，以及他們的對德國人的『歡迎』二字的款待，在這小城市裏有這樣的多，當論什麼『很多錢』都買不到他們的名字呢。

當這位老奶媽說着『恩得烈』的故事，而聽到醫生的女兒娥爾迦勸她說：『你最好幹你自己的事吧。』她反駁着說：『去入德國籍嗎？』這話裏含着十分見怪的意思：就讓片刻間也好吧，怎麼能想着『恩得烈』的事業不是她自己的事業呢？

『侵略』中一個最不可少的典型，就是台醫生的太太安娜。這是一位沈默寡言，慈祥謙遜的女子，她有偉大的自我犧牲精神和剛強緊張的意志。這在審問的場面

裏表現了出來。在這兒，她的兒子費得冒名頂着游擊隊的領袖，因為這判決了他的死刑。費得的父親，這時勉強的鼓起勇氣，順從着兒子的意志，承認着這死刑的宣判說：『是的』，他勉強的吐出這一個字，來證明兒子冒充着游擊隊的領袖。可是母親一點也不動搖的。她『目不轉睛的望着費得』，說出了自己的致兒子死命的承認：『是的』。當德國人把他往外帶的時候，在一個沈默的動作裏，爆發了她對於費得的說不出的母愛：她把兒子遺失的手帕拾起來。可是她的對祖國的愛就即刻把母愛克服了：她看見這種動作會引起德國人的疑心的，於是就彷彿偶然拾起一件無用的東西似的，又把手帕丟到原來的地方了。甚至連叛賊范友甯都情不自禁的對這位俄國婦女表示了相當的敬意，他對台醫生說：『你的太太真是鐵石心腸呵。你就差些了！』

在李昂諾夫的這部劇作裏，沒有關於英雄主義的獨白，沒有關於鬥爭的宣言，在這部劇作裏，沒有一種情感，沒有一件事情不產生語言的。人們在這兒說得很少，可是動作很多。李昂諾夫把劇中人物英勇的日子，表現到這緊張的動作裏，表現

到這豐富的事件裏。話語的樸實和簡煉，情感，思想，體驗的豐富，這兒具着真實的藝術的力量和生活的至理呢。

讀了『侵略』，不必要特別的記憶力，就可以想起來李昂諾夫已往的那些劇作。在那些劇作裏，有一個共同的戲劇的骨幹：在一個地方，在城市裏或國家農場裏，住着一個蘇聯人的家庭，『波洛場的花園』裏的馬克耶夫，『狼』裏的羅申，『風雪』裏的史洛瓦洛夫，都是如此的。在一個惡劣的天氣裏，一個早已無影無蹤，生死不明，可是從前同這家庭有密切關係的人，不期而來的衝入到家裏來。

這些性格上各不相同的人們的歸來，給他們的家裏帶來了騷動，不安，因為這些歸來的人們，都是正當勞動的敵人，都是太平生活的敵人，都是蘇聯這些家庭和蘇聯全體人民的敵人。

這種類似的衝突，也表現在『侵略』裏：浪蕩公子費得，回到了台醫生的家裏。

可是『侵略』同作者已往的劇本比較起來，在相同的戲劇性的衝突裏，究竟有不同之點。

費得無疑的是一個『浪蕩公子』，可是他並沒有那種反對家庭的罪過：他並沒有像畢良耶夫那樣出賣過祖國，也沒有像波費黎似的陰謀反對祖國。

作者把反對祖國的罪惡的印記，從費得的臉上揭去了。費得是自己祖國的浪蕩公子，可是總是兒子，不是兩條腿的狼，不是『過去的俄國人』。

就因為費得不是『過去的俄國人』，而且也不是『過去的人』：他不像作者已往各劇作中『歸來的人』似的，人性在他的心中還沒有被國賊把牠毀滅，人性在他的心中只不過是遲鈍了，沈默了，只不過是在這『浪蕩公子』的心靈的深處潛隱起來罷了。

實際說來，費得幹下了什麼事呢，什麼事情使他同家庭脫離了好幾年的關係呢？他的妹妹娥爾迦對他說：『大概你對那被你槍殺的那個女人的愛，把你心裏的一切都吞沒了，費得……』他的父親台醫生，對回來的兒子說：『我們也有錯，費得

。你是長子。我們太把你看嬌了……於是你就想着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爲着你的……這一位女子……死了嗎？」——「不。我想把我自己也打死的，可是沒來得及。」——「你爲什麼把她……是這樣的嗎？」——「我愛她。真是枉然。」

費得在自己的祖國面前，沒有犯罪的行爲，可是他在人道上說起來，却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這在他祖國的生活裏是一種不文法，就是未用文字紀載的法律。費得的『戀愛』使得一個人和全世界都成了他自己的私產，而在他的祖國却相反，愛情把人類和世界上的一切優點，都從『私產』裏解放出來了。老奶媽責難費得說：『你這冷心腸的！』

她本着嚴肅的，可是好心腸的法官的坦率的态度，聽到費得的悲苦的承認『我的生活使我冷透心了』，她就勸道：『對了，對了，你冷透心了。我的苦命的你呀，最好無論什麼兵大衣，你弄一件來穿上吧。那牠比千百件海狸皮筒子要熱得多呢。而且你穿上就混身子衝到最猛烈的砲火裏去吧，連頭帶腦的衝去吧！』

戴媽勸費得採取人民體驗的方法。聽從戴媽的勸告，對費得是一件難事，懷着

細膩藝術家感情的作者李昂諾夫，在這一層上對他也沒有幫助。李昂諾夫對費得的關係，同對『風雪』中的波菲里的關係恰恰相反的：在那兒，他把一個白黨轉變到蘇聯工作人員的心理過程單純化了，他從河的這岸到那岸搭了一道輕便的橋樑，以便自己的人物由這一個營壘過到那一個營壘裏去。可是這種使問題單純化的方法，只是毀壞了藝術的形象而已；譬喻的敘述，那位白黨的笨重的體態，把作者的這一道可憐的脆弱的橋樑壓斷了，而且也並沒有達到藝術真實的彼岸。在『侵略』裏，作者對費得的求全責備和嚴肅的態度，並不減於戴媽，費得的態度，而藝術的真實與費得所具有的生活的信實，也就在這種嚴肅裏。費得——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所具有的精神上的品質和缺陷，幻想和絕路，隱匿的憧憬和祕密的志向等，都是複雜的，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不過這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的特性，而不是藝術的公式。

李昂諾夫對於自己這位自私自利的人物的批評是很對的。他說：

『生長在蘇聯一個善良家庭裏，可是把自己安排在全國純潔的大生活的圈子以

外，在自私自利的泥坎裏染污了的，被低級的情慾糟塌毀了的費得，——這是沒有祖國的人，是社會關係以外的，憂鬱的，不好交際的，作怪語怪狀的丑腳，是徒知享樂的無賴漢。」

可是，這樣的一個人，在迫不得已，久離家室以後又回來了，他是當那可怖的侵略的暴風，襲擊着家室的時候回來了，是在那當自己的家室就好像整個的祖國，被暴風雨震撼的時候回來了。於是從來沒有體驗過的一種情感，把這個賴無漢籠罩着：生活使他冷透了心，他回到家裏找溫暖來了，——可是他看着浸沈在全人民的悲苦與鬥爭裏的父親，母親，妹妹，老奶媽，他開始朦朧的理解起來，他覺得只有在祖國的偉大的火場上，替自己找到勞動與豐功偉績的那時候，才能在自己家裏得到溫暖。他開始意識到只有他重新做了自己祖國的忠實兒子的時候，他才能再做自己父母的親兒子。不能夠僅僅只做一個祖國的『居民』的：所可能的是做牠的忠實的兒子，成者做牠的敵人。

這結論好像火焰似的，撲到費得的心裏。他看見了被德國軍隊凌虐姦污的戴媽

的孫女阿妮霞。

被敵人凌辱的這少女的無限的痛苦，對於費得，是世界上最強有力的一種「藥」，這是費得的父親——台醫生預先看到的。

不能憎恨到底的那一顆心呵。

牠就學不會去愛……

對凌辱這位少女的暴徒的灼熱的憎恨，在費得的冰冷的心裏燃燒起來了。這位從前離羣索居，孤獨自賞的人，感覺到自己是一個俄國人；他的心爲祖國而苦痛起來了。這一顆心真正成了人的心了。

費得並不把自己的新的情感，注入到懺悔裏；他同李昂諾夫劇中其他的人物似的，並不是滔滔不絕的愛多言的人。他心裏所發的新的萌芽，不是用語言發出來的，而是用事業發出來的。他對德國人冒名頂替着游擊隊首領郭列斯尼柯夫，爲了生活與鬥爭，把他的命救出來，而自己却去走上了斷頭台。費得同他的父親，同他的妹妹，同游擊隊員葉戈洛夫和達達洛夫似的，沒有任何漂亮的語言，沒有任何英雄

豪傑的姿態，用堅定的平平常常的步調，走上了豐功偉績，捨生取義的大道。

當他被祖國認爲自己的兒子的時候，他已經不是以浪蕩公子的姿態投到祖國的懷抱裏，而是以忠誠的兒子回到自己的家裏似的。

他的妹妹娥爾迦關於費得對母親說：

『他去了，可是現在又回來了。他站在你的跟前的，他又是你的了，媽媽！』

『他回來了，他是我的，他同我們在一起的！』

母親對於爲祖國獻出了生命的兒子，這樣的回答着。

李昂諾夫的這個劇本的最後一幕是用這兩句話作結局的。

可是戲劇的本身並沒有收場，因爲敵人的侵略尙還沒有收場的。

這一次的侵略以及李昂諾夫所寫的侵略，將都有一個同樣的繼續，那就是：

『復仇。』

這就是作者在構思中的新的劇本的名稱，這劇本裏將要出場的是留在人間的，在戰鬥中成長起來的『一個十三歲的俄國兵士普洛柯菲』，這是歷史上的『侵略』

續作的名稱。

三

上引的尼柯拉耶夫的論文，是去年這時寫的，那時『敵人的侵略，尙還沒有收場的』。可是在今天，蘇德戰爭的局面，已經大大的改觀了。

『侵略』裏那位穿軍用大衣的青年，再三重複說：『俄國人要回來的，俄國人從來總是要回來的。』又說：『我們馬上就轉回來了。』

蘇聯的軍隊，終於打回來了，終於一九四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以祖國和全世界受難人民解放者的雄姿，出現到普魯特河上的邊疆。蘇聯的國旗，重新飄揚在蘇聯西部的國境上。意味着蘇聯國土上的敵人被肅清的最後階段已告開始。這天下午九時，莫斯科三百二十四門大砲，鳴砲二十四發，向出現在西部國境的剛勇軍隊致敬。『這砲聲正像驚蟄的春雷，牠報導着黯淡的日子已將過去，人民勝利的春天，

已經快要來到了』。

同日，英相邱吉爾廣播說：『蘇軍從斯大林格勒向聶斯特河前進，前鋒已達普魯特河。一年之間，前進九百哩，實在構成了擊敗希特勒的最大原因。』

在同一廣播裏，邱吉爾又說：『一年以前，我曾謂諸位注意在希特勒崩潰和日本崩潰之間，或將隔一長久的時間。我今天仍以為將隔若干時日，但不像我一年以前所想像的那樣久。……信號一起的時候，我整個一圈的報復國家，都將向敵軍作戰，而置他們曾經打算阻止人類進步的最殘酷的暴政於死地。』

在今日，在東西侵略侵者崩潰的前夕，他們將用無比的殘暴手段，作最後掙扎。希望我們的同胞，在李昂諾夫的『侵略』裏，更深一層的認清了侵略者的猙獰的嘴臉，發揚砥礪，加緊抗戰，『而置他們曾經打算阻止人類進步的最殘酷的暴政於死地！』同時，謹掬十分的熱誠，向七年來受盡日本侵略災害的同胞，推荐一位『抗戰神醫』台蘭諾夫，人人都來服他所開的這一劑『世界上最強烈的藥』。

『頑夫廉，懦夫有立志！』這是『遠近馳名』反侵略的『藥王爺』——台老醫

生新發明的特效劑。這就是：我們看了『侵略』，我們要憎恨我們的侵略者，我們要向我們的侵略者索取最大的血債！我們要向我們的侵略者復仇！這是我介紹『侵略的』主要意思。

人物：

台蘭諾夫·伊凡 [Talanov, Ivan Tikhonovich] (簡稱台)，醫生。

安娜 [Anna Nikolaevna] (簡稱安)，其妻。

費得 [Fyodor] (簡稱費)，他們的兒子。

娥爾迦 [Olga] (簡稱娥)，他們的女兒。

戴梅潔 [Demidyevna] (簡稱戴)，台宅老奶媽。

阿妮霞 [Aniska] (簡稱阿)，戴之孫女。

郭列斯尼柯夫 [Kolesnikov] (簡稱郭)，區執行委員會主席。

范友甯 [Faipunin, Nikolai Sergejevich] (簡稱范)，從墳墓裏爬出來的人。

柯庫雷什肯·謝明 [Kokoryshkin, Semyon Ilyich] (簡稱柯)，走紅運的人。

葉戈洛夫 [Yegorov] (簡稱葉)

達達洛夫 [Tatarov] (簡稱達)

} 恩得烈 [Andrei] 部隊中人。

莫沙斯基 [Mossaisky] (簡稱莫)，過去的俄國人。

魏柏 [Wibbel] (簡稱魏) 本城警備司令。

石普烈 [Spure] (簡稱石)，葛斯塔普 (註) 中之惡徒。

孔慈 [Kuntz] (簡稱孔)，魏柏的副官。

老人。

少年普洛柯菲 [Prokofi] (簡稱普)。

穿軍用小外套的青年 (簡稱青年)。

游擊隊員們，軍官們，穿男大衣的女人，堂倌，瘋子，衛兵及其他。

地：

俄國一個小城內。

註：葛斯塔普——德國祕密警察。

現今。

時：

第一幕

一所古石頭房子裏的一個低矮的房間。這是台醫生的住室，室內是按照本世紀初，最流行的樣子佈置的，那時他剛開始行醫。左有雙扇門一道，通隔壁房間，門的上半截安着乳色玻璃。屋角裏放着一張姑娘睡的普通的床和一張梳妝台，用風屏隔着。許許多多裝着鏡框的照片，其中最大的一張——是穿着海軍裝，大額顱，瘦瘦的一個孩子的相片。隔着中間的寬窗子，望見城內的一道黑漆漆的街，街的遠處的土坡上，有一坐鐘樓。黃昏時分。安娜在棹子的一邊寫完着一封信；戴梅潔在棹子的另一邊，預備着開中飯。

戴：夜裏連油虫都從廚房逃跑了。

（安娜不耐煩的做了個手勢。）

都跑德國鬼子的。我到街上去聽一聽也好。

安：什麼東西你都往家裏拉：不是破馬掌，就是壞謠言。

（有叩門聲。）

戴：進來吧。誰還在那兒亂闖呢？

柯：（伸進頭來）對不起，這是我，是柯庫雷什肯。我到處找不着台大夫。

安：今天是他行手術的日子。馬上就回來了。你進來等一等吧。

柯：不要緊，我在這兒吧。

（門關起來）

安：柯庫雷什肯！……你這怪人！

（她在後邊追去，把他，把這個固執的人叫進來。這是一個視力不佳，年齡不
定的人，穿着一件別人的小外套。）

柯：那我就不必脫外套了，我穿着家常便衣。我沒有別的事情，只不過是在公文上

簽個字就得了。

戴：閉起你的嘴別擾亂吧。我們在給費得寫信呢。

（柯庫雷什肯坐下，咳嗽了一聲，呆呆的手拿着帽子，放在膝蓋上。）
人真正都像瘋了似的。包洛科夫全家都搬光了。姑娘拿着火壺，在上邊坐着。人都要逃走了。

安：無論誰那兒也不逃走的。那不是老柯，你問一問吧，他一切都曉得的。

柯：（少微站起來一點）實在不錯。人都要逃走的。

安：郭主席剛剛還打了電話來，什麼也沒說。可是他是區執委的主席，總該知道的。

柯：連他也要逃走的。

安：就讓都逃走吧。（低着頭，寫起信來）戴媽，別多嘴了。

戴：我沒有什麼可多嘴的……當地下還沒有凍硬的時候，把東西埋起來，這是誰都說的。（向柯庫雷什肯）把阿妮霞的三件襯衣都拿去了。上邊放着洗過的綾條

，梳辮子用的綾條……敵人就對這都眼熱了呢。

柯：這是那一個阿妮霞？

戴：最近從洛得塢來的我的孫女，逃德國鬼子跑來的。一下子跑了八十哩。真夠受呵！

（柯庫雷什肯同情的嘔了一下舌，就又呆然了。）
我勉強灌她喝了一點茶，她顫得要命。現在我打發她去站班領糖去了。我有一個這樣的可愛的孩子呵：一切總是奶奶奶奶的……（向安娜）我給她安置到箱子上睡的。她給我們抹抹地板，洗洗衣服。

安：當然的，讓她歇一歇吧。（寫完了信）洛得塢呵！台大夫是在那兒開始行醫的，費得是在那兒生的，放假的時候，到那兒去過的。一切都變成什麼樣子了！
戴：寫吧，寫你的吧，用慈母的眼淚去澆他吧。（誠心的對孩子的相片望了一眼）
或者，就讓他寄一張明信片來也好呵！

安：（粘着信封）這是我最後一封信了！如果對這封信也不回答的話，那就儘他去

吧。（不安的神色，略含着眼淚）請原諒我們吧。柯庫雷什肯，我們對你已經過慣了……

柯：我諒解你。（感情的）雖然因為健康的關係我沒有孩子……可是我心裏全有過，什麼都享受過，原諒過自己的一切。（偷偷的瞟了一眼）我在你這兒沒有碰見過你的費得。

安：他出門了……戴媽，你把窗子關起來，馬上有空襲呢。

柯：他出門好久了嗎？

安：已經三年了……三年零八天。今天是零九天了。

戴：他是我們家裏的不走運的人。

安：一般說來，他身體弱得很。完全是奶媽把他養大的。他為人很善，不過性子很急躁……（站起來）大概是大夫回來了。

（戴梅潔把薄木板的窗門關起來，開了燈。娥爾迦穿着夾大衣，戴着平平常常的帽子，帶着書包，下課回來。她密縫着眼睛，對燈望了一下，然後低聲說：

「晚安，媽媽」，就走到風屏後邊。她脫了衣服，安閒的站着，把雙手放在後腦窩上。）

你烤一烤呢，或是等你父親回來再吃中飯呢？

娥：謝謝，我在學校吃過早點的。

安：（對她望了一眼）有什麼事情令你苦惱呢，娥爾迦？

娥：不，沒有什麼事，這是你想的。（從書包裏掏出一疊草本宗）我累了，可是還得看卷子呢。

安：可是娥爾迦爲什麼不看我的眼睛呢？

娥：是的。不久學校旁邊過了軍隊。都鴉雀無聲。是退却的。孩子們都靜悄悄的在那兒坐着。於是就彷彿一下子都空了似的……連狗都不叫了。（很嚴厲的）前線不利，媽媽。

安：什麼時候發生的呢？

娥：昨天夜裏。敵人的坦克繞過了砬若斯克的鐵路交叉點，就楔入了米威季郝。我

順路到郭主席那裏走了一趟：都正在燒廢紙和公文呢。

柯：煤煙滿天飛着，好像下黑雪似的。景象真慘呵！

娥：對不起，我沒有瞧見你，柯庫雷什肯。

柯：（冷酷的）現在最好用鐵絲把他們圈起來，用大砲把他們統統消滅得精光。

娥：我們在後方談論戰爭是容易的。可是那裏……

安：可是還發生了什麼事情呢，娥爾迦？

（娥爾迦不作聲。）

你沒有吃中飯的吧，柯庫雷什肯？你到廚房去吧。（對着門口）戴媽，給柯庫雷什肯弄點東西吃吧。

柯：您真太好了，我在您家裏養胖起來了，台太太。（出。）

（母親帶着期待的神情，望着女兒。）

安：什麼事！

娥：不過你別怕，媽媽……他活着的，而且健康的。一切都挺好。我剛才看見費得

了。

安：在那裏，在那裏？

娥：在廣場上的……很大的水潭，水潭上起着波紋。他站在板道上，密縫着眼睛，往黑暗裏凝視着，孤孤的一個人……

安：穿得破破襤襤的，對了，怪可怕的样子，穿着破皮靴……是的嗎？

娥：不……瘦得很厲害。我聽着他咳嗽的聲音才認出來的。

安：他回來很久了嗎？

娥：我沒有到他跟前去，我從大門裏看見的。後來我就跑回家了，先來告訴一聲。

安：我們站到這兒幹嗎呢……戴媽，戴媽！

（戴梅潔跑進來。）

戴媽，費得回來了。頗備開飯吧，並且從櫃子裏取點酒來。對的，喝點酒解解寒。給我找點東西穿上，我去跑一趟。不然，一跑開又是千百年不見面呵……

戴：你對兒子的氣忘性真大呵，太太。

娥：（拉住母親的手）你那兒也別去。關於這個女人，我們預先警告過他。他自己離開我們走了，就讓他自己回來吧。（在寂靜裏聽着）有人在我們的儲藏室裏走呢。

（她們細聽着。一種顫動的洋鐵器聲。）

誰的肩膀碰着洗衣盆了。對了，是來找父親的病人，在黑暗裏迷路了。

戴：（往接待室走去）我們的門又沒有插。

安：你去吧，我來插。（出。）

（即刻就聽見一聲微弱的呻吟。這呻吟只有母親才能這樣。後來有一種謙遜的男人的低音：「得了，別哭了，母親。脚手都長在原地方，腦袋夾在腋窩裏，一切都順序！」）

戴：母親可等到快活的佳節了。

（母親和兒子在門口裏；她現在是這樣的小，她抓着他的肘子，——這顯然使他覺得不痛快。費得是一個高個子的人，好像父親似的大額顱；深深凹的陷眼

睛裏，閉着機警的蠻橫的光芒。這好像綫一般的兩縷風雅的小鬍子，對他很不相稱。皮大衣日久也發硬了，肩上被白粉塗得很髒，兩隻皮靴是泥。紙煙在牙縫裏冒着烟。）

費：（由母親的緊緊抓着手裏掙脫着）你好吧，妹妹。你不討厭同我握一握手嗎？

娥：（半信半疑的往他跟前走着）費得！好費得，親愛的……

（他被她的突發的興奮，激動得不安起來，他後退着。）

費：你曉得，我在路上着涼了……別忙。

（突然一陣劇烈的咳嗽，使他抖顫起來。紙烟落到地板上。娥爾迦無精打采的拾起來，放到烟灰盒裏。他把手帕放到口上，於是又習慣成自然的把牠藏到衣袖裏。）

你瞧一瞧，我成了什麼樣子了！

安：好費得，到爐子跟前烤一烤吧。咱們的爐子燒的熱得很。把你的皮大衣脫了。

給我，我把牠掛起來。

費：好吧，我自己來（更忍不住的）我叫你撒開手。

（她更顯得渺小起來，往後退着。費得一推，把大衣推到門跟前的地板上。）
牠不配掛到衣架上，就這樣放着吧。（好像對狗似的，用手指威嚇着）站着！
（只在現在才說了下邊的話代替問候）呵，你變老相了，奶媽。你還沒有嗚呼哀哉嗎？

（戴梅潔面上，連一條筋肉都沒有動。）

安：娥爾迦，你來招呼着費得吧……我現在去做一點小菜來。（向費得，怯懦的）
不吃飯我們不放你走。

娥：戴媽會去做的，媽媽。

戴：儘她去，讓她去忙吧。

（安娜忙着要跑去。她咬着嘴唇。）

娥：（傷心的）大概你對那被你槍殺的那個女人的愛，把你心裏的一切都吞沒了，

費得，甚至連對母親的溫柔都沒有了。可是你本來可以對她溫和一點呢。她是咱的好母親。她爲了咱們把音樂學院都拋棄了，可是那時她有多大前途呵！

費：我很難爲情的，你不明白嗎？我在街上徘徊了三天，不敢進來，怕的只是聽見這大放悲聲的痛哭。（他在房間裏走了一遍，帶着好奇心摸着熟識的東西）一切都照舊，都放在原地方……我都認得的……（他打開鋼琴，按了一下音鍵）母親還彈琴嗎？

娥：很少彈。你甚至連一封信都沒給她寫。你慚愧了嗎？

費：不，是這樣的。那時沒工夫。（他對相片望了一眼；剎那間，他的姿勢同相片上那孩子的姿勢一樣了）我們大家都當過孩子，可是孩子的結果就是這樣呵。（不同頭看，隔着肩對奶媽說）你這老傢伙，幹嗎死死的盯着我呢？盯得連我脊背都發燒起來了。

戴：我正在賞識你的呵，費得。你真好得很呵！

娥：你的期限滿了嗎？那麼，一切都完結了嗎？

費：不，我不是逃跑的……你別害怕吧……我不會連累你的。

娥：（見怪的）你瞎這樣誤會我的。你陪他坐一坐吧，戴媽，我去幫媽媽去。（低着頭，出去。）

戴：呵，你把大家都趕走了。現在大概輪到我了。來玩一玩，活動活動你的骨節吧！

（她穩穩當當的坐到當中的椅子上。費得羞慚慚的站到她面前，扯着對他非常短的衣袖。）

你對奶媽吹一吹大話吧，因為你那女人沒看中你這樣漂亮的人兒，你就把她打死了。

（他很快的，惡狠狠的對她望了一眼。）

別用眼睛來瞪我吧。把你的精力保起來吧。你老子馬上就回來了。

費：（陪罪的神情）得了，奶媽，得了……你平一平氣吧。

戴：我早已都咒過你。我悄悄的祈禱上帝，請上帝把你這造孽的，倒霉的，沒材料

的人收去也好……不。（嚴厲的冷笑了一聲）可是你曉得：那時我向上帝給我的侄子祈禱了一件夾大衣。可是我替你的祈禱，就沒有達到上帝的耳朵裏。

（費得站着聽着，按着棹上的信。紙在手掌下沙沙作響。）
人們都不顧性命的在同敵人苦鬥着。可是你總是一付只顧自己的冷心腸。你打算幹嗎呢？

費：（望着地）我不曉得。我再不能照已往的過下去了。

戴：良心發現了嗎……或者脖子還在發痛呢？

費：（屈服）不必了，奶媽。我的生活使我冷透心了。

戴：對了，對了，你冷透心了。我的苦命的你呀，最好無論什麼兵大衣，你弄一件來穿上吧。那牠比千百件海狸皮筒子要熱得多呢。而且你穿上就混身子衝到最猛烈的砲火裏去吧，連頭帶腦的衝去吧！

費：人家不收我呢。（靜靜的向門回顧了一下）我胸部不大好。

戴：你要努力去試，去鑽，你要低首下心去求告呢。

（阿妮霞探望了一眼；她有十五歲，穿着大花朶的衣服和很厚的柳條毛襪子。她一看見生人就羞怯起來。）進來吧，姑娘，別怕。我們不是魔鬼。

阿：奶奶，我把糖買來了。

戴：放到櫃子裏吧，聰明的姑娘。別吸溜鼻子吧，登鞋別走得通通的響吧：人家都望着你的。

（阿妮霞用脚尖走着，恭恭敬敬的伸着手把一包糖拿去了。她的眼睛這樣的光亮，雙頰凍得這樣的紅潤，羞嗒嗒的這樣活潑的舉止，令人看來不能不微笑的。費得的面色溫和起來了。）

不認識了嗎？

費：真是一個可貴的美人兒。這是誰？

戴：呵，你記得，在洛得塢的時候，在院裏翻筋斗，吵得叫你睡不着覺嗎？那就是她，就是小阿妮霞呵。你瞧，很快的長高了。跑德國鬼子逃來的。（向阿妮霞）來給他問一問好吧，這是費得先生，是主人的兒子。遊歷回來的、

（阿妮霞把嘴唇舐了一下，鞠了一躬。費得一下不動。）

費：你笑什麼呢，平鼻子的姑娘？

阿：我這不是笑的。我的臉就是這樣的。

戴：你同她談一談吧，她的嘴能說着呢。

費：（不曉得問什麼好）呵，德國人在你們那裏怎麼樣？

阿：他們有什麼呢！沒有什麼，都過活着呢。

費：他們說話怎麼樣，都很客氣嗎？

阿：還可以，一般說來，還客氣。如果要什麼的時候——都是說外國話的。

費：（向戴）洛得塢的人——從前都是我的朋友。細個子的達巴科夫，大概已經有孩子了。他的孩子很多嗎？

阿：有三個，小的一歲了。（興奮的向戴）奶奶，我忘了告訴你了……當德國人把他同他的太太往絞首架上拉的時候，他們的狗把德國人的手咬了一下。他們的狗好着呢。於是他們就把他的狗在他太太的旁邊一塊兒絞死了……（好像發冷

似的，打了一個寒顫）看來連狗也都打起仗來了。

費：（愁眉不展的）是的。可是，史達特諾夫怎麼樣呢？

阿：這一位從最初一刻起，就到森林裏去了。他最後一次的到澡堂裏洗了洗澡，放火把澡堂一燒。就把在小學六年級讀書的兒子帶上走了。那孩子叫普洛柯菲。

（費得對她的和諧的音調微笑起來。阿妮霞生氣起來。）

笑什麼呢，你這旅行家？

費：我一看着你，就很好笑。如果一切都像這樣那多好呢！（娥爾迦把門微微的

一開，只說了一個詞：「父親」。大家都動起來。戴梅潔把椅子放好，阿妮霞出去了。可以看出來費得心神不安的把圍着脖子的灰色圍巾頭，往裏邊塞了塞。）

戴：你別對你爸爸吵嘴吧。讓他嚷你一頓吧，你這倔強的孩子。

（費得走到窗子跟前。台蘭諾夫進來，——他個子很小，刮了臉，很急迫。似乎他實在不曉得兒子回來了。）

台：我不吃飯了。把茶端到書房裏，要濃一點。戴媽，你究竟把我衣服掛絆縫上吧。我這是第三天請你的。（看見兒子，用好像昨天看見過似的聲音說）呵，是費得呵。回到老子家來了嗎？好極了。

（費得打算回答。低聲的，痛苦的咳嗽妨礙着他。台醫生偏着頭，幾乎是帶着職業的神氣聽着，等着咳嗽停止。）

好——極——了……

（戴梅潔把大衣拿去。費得把手帕裝起來。）

到城裏好久了嗎？

費：昨天到的。（說得挺熟的，彷彿早已預備好了似的。）我惹你同媽媽不痛快。請原諒。

台：我們也有過錯，費得。你是長子。我們太把你看嬌了……於是你就想着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爲着你的。

（費得聽到這兒，尙促不安起來。）

這一位女子……死了嗎？

費：不，我想把我自己也打死的，可是沒來得及。

台：你爲什麼把她……是這樣的嗎？

費：我愛她。真是枉然。

台：可是現在呢？

（費得不作聲。）

你回來休息休息嗎！好吧，住一住，看一看周圍吧。

費：謝謝你，不。大家都將瞪着我，教訓我的。我來找你就好像找醫生似的，請你替我治病的。

台：好極了。不過我每到晚上就看不清楚了。你坐到燈跟前，我來把你檢查一下。

（費得順從的甚至把絹製的燈罩的邊緣都掀了起來，坐到燈跟前。燈光斜着落到他額頭上。台醫生按着放在棹上的費得的手，端詳着兒子的臉。費得把手抽出來。）

費：呵，診斷好了嗎？

台：是的。你這咳嗽我不大喜歡……還有這發燒的眼睛，你的手也是汗濕的，發燒的。

費：這沒有什麼要緊。我是另有所指呢。

台：就讓另有所指吧。你很狼狽。你由狼狽以致於焦躁偏激。還有你這兩縷小鬍子也是如此的。你尋找出路。這已經是很好的。（他好像對犯錯的孩子說話似的

）你前後左右望一望吧，費得。多大的國難臨頭了。飽經憂患的俄國婦女，帶着被火災的烟熏透了心的孩子們，在森林裏的野火旁邊哭着……這烟從他們心裏永遠吹不散的。你曉得，這些被打傷的孩子經我手治的有多少呢？比方昨天吧……（他把手揮了一下）唉，慘痛和憤怒，把頭都弄昏了，慘痛和憤怒呵。你的病是可以治得好的，費得。

費：那就更好了。請坐下開藥方吧。

台：牠已經開好了的，費得。這就是對於人們的正義。

費：正義？（憂鬱的憤火燃起來）可是三十年來你治好的那些人，他們拿正義對待過你，對待過你自己嗎？這是你，是你在尙未馳名以前，第一個行手術治心的。這是你，是你用自己的血汗換來的錢，開了醫院。這是你成了全城的附屬品：就好像城裏消防隊的水管子似的，成了公共的用具了……

台：（半閉着眼睛聽着）說得好極了，繼續說吧。

費：德國強盜毀滅着一切，向東方進發了。人們都逃亡着，人們把布頭以及聾啞的孀子大娘們都疏散了。老醫生，他們都把你忘了嗎？你出去吧，去站到十字路上，去抓住別人的裝破鋼爛鐵的箱子，也許人家把你捎到車上呢。（很厲害的又咳嗽起來）唉，心裏一切都沸騰起來了……而且在燃燒着，燃燒着……

台：並不是燃燒着不好，而是那邪火要把你燃毀了的。

（娥爾迦把門微開了一點。）

別妨礙我們吧，娥爾迦。

娥：爸爸，對不起……郭主席來了。他一定要見你的。

台：（快快不樂）是的，他往醫院裏給我打過電話的。請他進來吧。（向兒子）我同他說一小會話。你到屋角裏抽一會烟吧。

費：我不願同他見面。你的後門沒有閉起來嗎？

娥：你暫時到屏風後邊去一會吧。他忙着的。這不會久的。

（費得去到屏風後邊。娥爾迦開了門。）

爸爸請你進來，郭同志。

（郭主席穿着短毛皮上衣，皮腰帶上已經掛着手槍匣進來。他也是大額顛，高身個，有些像在屏風後邊聽他們說話的費得。）

郭：我來接你來了，台大夫。汽車停在大門口裏，答應你的兩個坐位空着的。（用眼睛搜尋着）你的行李很多嗎？

台：我沒有改變主張。我那兒也不去，好郭主席。我在這兒更有用呢。

郭：我曉得你要說這話的，台大夫。

娥：（低聲的，一個人也不看）一點剩的時候也沒有了。天朗氣清，馬上有空襲

呢。

台：那你就忙你的吧。你來不及過橋呢。呵……再見吧！

（郭主席不同他握手作回答。）

你不是也走的嗎？

郭：（緩慢）隔壁房裏聽不見咱們說話嗎？

台：我們的隔壁是麵包房。

（娥爾迦想出去。）

郭：你並不妨礙我們的，娥爾迦。（向台醫生）事情是……我自己留在城裏邊……

留一個時期。我是黨員，我一息尚存……

台：你瞧！（與他同樣的口氣）我也不是是一細布，而且也不是一件藝術品。我生在

這城裏。我成了牠的附屬品了……（爲費得而發）就好像牠的消防用的水管子

似的。我在必要的程度上，看見了我自己的特別的光榮。這三十多年來，半城

人都是我親手接生的……

郭：（微笑）還有我呢！

台：還有你呢。當你父親給去世的商人范友甯當看門的那時候，我還記得的。（反語）我告訴你說吧，從那時起，你老相了。你很少滑雪了。

郭：（對娥爾迦望了一眼）呵，現在可有工夫滑雪了。

（費得碰着梳妝台上的娥爾迦的梳子。東西掉下來。郭主席即刻注意起來。）
誰在那兒聽我們說話呢……台大夫。

台：不……誰也沒有。

（郭主席看見費得的大衣，默然的抬起眼來，望着台醫生。就在這時候，費得從風屏後邊出來。）

費：誰也沒有——這大概是我。就好像傳奇小說裏說的一般，一個中年的鬼魂，從牆縫裏鑽了出來。晚安，貴族們！

台：（很窘）你不認識嗎？這是費得。是我的兒子：

費：從前我同郭先生遇見過。在小孩子的時候，甚至打過多少架。你記得嗎？

郭：這是真的。在我們的職工學校裏，都不喜歡中學生的。（帶着非難的口氣，向台大夫）不過我不明白那令人不快的是……出門遊蕩多久的兒子，回來探望父親來了。

費：呵，第一，兒子是有名的壞貨。烙了印的壞貨。第二，地近火綫。或許他在百哩之外，不帶通行證，下了火車，沿着池沼來到這兒……圖謀不軌的吧？

娥：你幹嗎嘲弄我們呢，費得，你拿什麼來嘲弄我們呢！

郭：你白誹謗自己的。你失足了，誠然……但是如果你釋放了，這就是說，社會又對你相信了。

費：你這樣想的嗎？哈哈。那麼……你剛才說過……你說你要留到城裏的。當然，要同一部份忠誠的人留下的。好像俗言所說，——德國朋友們呵，歡迎你們到俄國的獵槍頭上來吧。嗶——叭！這麼着，你願意不願意把一個人……把一個改邪歸正的人收到自己部隊裏呢？誠然，他沒有冠冕堂皇的介紹，可是……（堅定的望着他的眼睛）他將來一切任務都能完成的。他死也不怕：他擁抱着死

睡覺睡了三年覺了。

（不自在的沉默。）

不及格嗎？

郭：我留在這兒只留到明天。我也要離城的。

費：明白了。（掠着小鬍子）不是因為這你才堅決的勸家父……由此地逃之夭夭嗎？

台：費得，我請你對我的朋友們放客氣一些。

郭：我來回答他。台大夫完全獻身於人民了。甚至鄰區的人都來請他治病的。我們想救他脫險。而此地將來一定是亂轟轟的，一切的死東西都要死灰復燃起來了。現在已經有毒蛇的頭從地下室裏伸出來了。

費：這麼着，比方這種喧鬧對舍妹有益嗎？

娥：我同學校留在這兒的，費得。

費：（手插在兜裏，搖幌着）不更簡單些吧？德國人需要有名的人物來擔任各種職

位呢……

娥：（暗示着，嚴厲的）恐怕他們已經把那些人找好了，費得。

郭：把你的意思快說出來吧。我母親在汽車上等着我呢。

費：可是沒有你的監視，你不怕家父在這兒作出糊塗事來嗎？

郭：你很憤慨，可是你的不幸的遭遇，那只有怪你自己。況且我沒有工夫來考究你的內心的變化。下次再說吧。再見，台大夫！

（他們擁抱了一下。郭主席把視線移到娥爾迦身上。）

娥：（低聲）我把你送到汽車上。

郭：（向費得）我誠心誠意的願你在生活裏找到地位。

費：（低聲）謝謝你。

（娥爾迦跟在郭主席後邊出去）

台：你追上去吧，追上去陪罪吧，費得。

費：台醫生從來不打自己的孩子呢。他對教育的觀點，幾年來改變了嗎？

（台醫生疲倦的半閉着眼睛。娥爾迦回來。她凍得兩手抱着肩膀。）

娥：滿天繁星，滿天繁星呵……似乎飛機已經在飛的呢。

費：（半陪罪的樣子，向父親）你聽着，難道你現在也還怕他嗎？據我對於砲科的知識看來，這一門砲已經失掉作用了。

台：現在我知道你的病了。這就是精神墮落病，費得。

（他很不好過。他抓住台布邊，溜到安樂椅上。娥爾迦撲到他跟前。）

娥：爸爸，你病了嗎？……給你倒點水來嗎，爸爸？

（端晚飯進來的戴媽，匆匆的幫着她。）

不過悄悄的，悄悄的，別叫媽媽聽見了……

（當安娜進來的時候，他們趕得及給他倒了一杯水，並且把枕頭墊到頭底下

。）

媽媽，他已經好些了。你不是已經好些了嗎，爸爸？

台：艱苦的日子臨頭了。這都是孩子們，孩子們……

戴：（向費得）暫且出去吧……你這冷心腸的！（完全低聲的）過後你再敲門，我放你進來。

（費得依然在隔着奶媽的肩，望着父親以及他周圍手忙腳亂的女人們。他似乎不相信這樣的小事會引起這樣的結果來，）

娥：（走到費得跟前）實在說，最好你現在出去吧。父親起得很早……他的工作很多，很累了。

費：（拿起大衣）娥爾迦，我不知道這是……這是你的未婚夫。請原諒吧！

娥：（傷心）你整晚上所明白的就是這嗎，費得！

（空襲警報的信號，從遠處越來越高，越來越強了。費得抬起頭聽着，後來沒有一個人送的就出去了。沉默。娥爾迦坐到棹子跟前，兩隻手掌按着耳朵，改起草本來。）

安：（向夫）柯庫雷什肯帶着公文來找你的。戴媽，你叫他來吧。

戴：（向廚房）進來吧，你這公文先生。大概你在爐子跟前烤乾了。

（她出去。柯庫雷什肯進來，一邊走着，一邊已經從兜裏掏着墨水瓶。）

台：我就誤了你，柯庫雷什肯。

柯：不要緊。這樣正好趁空想點心事。

安：你想什麼心事呢（傷心）不是想兒子的吧？

柯：我想的最多的是農業。（在皮包裹亂翻着）戴克里先生丟開了國家大事去種白菜。這在伊利里亞呢。（舉起手指）長成了非常大的白菜呢。（遞公文）這是關於防禦辦法的實行。

台：這是關於救護班的嗎（簽着字）可是安娜呀，從前的時候……我們也夢想着我們前途呢。那時你穿着春裝，正在考試。那時你奏着……我已經忘了，這叫什麼？

（安娜走到鋼琴跟前。她站着，用一隻手奏了一句名曲。）

奏下去吧，奏下去吧。那兒有一個地方充滿了風暴和希望。

（她於是坐下來，竭着全力奏着鋼琴。柯庫雷什肯默然不語的遞着公文，台醫

生簽着字。）

柯：這是最後一份公文了，台醫生。

（聽見有炸彈爆炸聲，第二聲更近一點。音樂在繼續奏着。這是兩種相反的力的鬥爭。當英勇的曲調充滿了一切的時候，接着是第三聲十分近的爆炸。玻璃的破碎聲和倒塌聲。燈火息滅了。安娜匆忙的趕快又奏了後邊的兩節。後來就沉寂了。）

別把墨水弄倒了，台醫生。等一等，我給你擦一根洋火來。

安：娥爾迦，把燈點着。在窗子上放着的。

（洋火燃起來。娥爾迦已經在窗子跟前。巨大的影子在牆上擺動着。短短的一排槍聲和莫名其妙的喧鬧聲，從街上傳來。燈着得不旺。大家都站起來。費得的相片放在地板上，彷彿已經開始了另一個世界的另一個晚上似的。戴媽拿着蠟頭，從廚房進來。）

娥：把掃帚拿來，戴媽，把玻璃掃一掃。費得的相片掉下來了。

（戴媽出。門口裏有微弱的響聲。只在現在台家的人才看出來門口的椅子上坐着一個不相識的老頭，老頭的兩膝中間，放着一根多節的拐杖。他微笑着，點着頭，點着禿頭，這又像問候，又像討飯和請求找避難的地方似的。）

台：（保守尊嚴的距離）你老人家怎麼來到這兒呢？

老：把我嚇得爬到這裏了，掌櫃的。天塌了。

（娥爾迦把燈往跟前端了一點。這客人身上穿着很髒的棉褲和同樣的棉襖；行囊和舊帽子，放在腳跟前。柯庫雷什肯好像嗅着似的，從四面八方細看着老頭。）

娥：你自己從那來的呢，老頭？

老：我好像老齋公似的流浪着……穿着埋葬我那時候的壽衣。唉，我的墓石還在我後邊瞅着呢，（於是就敲着拐杖，用非常尖銳的眼光，往屋角凝視着，使得大家都不由得斜着眼睛往那兒望着）石寡婦呵，你幹嗎張開腰把我放出來呢！

安：（低聲）大概是病人；……拐來找你看病的。

台：（已經帶着職業的神氣）你老人家好久就這樣流浪着的嗎？

老：正是這樣的呢！心是貪的，是無情的，牠低聲說——一年，一年，可是兩腿却
哼聲嘆氣的說——三百年，三百年。於是我就好像被兩把鞭子抽着似的就流浪
起來了。

娥：你摸錯門了，老爺爺。

老：這房子是范友甯的嗎？

台：房子是范友甯的，你應該從廣場上走過去。號數我記不清了，那也是從前的商人范友甯的房子。那兒住着一個醫生，好像我一樣，有小鬍鬚的。恰好他是專給朝香的人看病的。你去找他去吧。

安：（低聲）讓他暫且等到空襲過了再去吧。

老：謝謝你的好心腸，安娜。

安：（注意起來）你從那曉得我呢？

老：或許在夢中偶然碰見過。這不是，安樂椅子放着的，軟椅子……不只一次的夢見這椅子了。椅子下邊還有火燒的印子呢。

娥：那裏什麼燒的印子也沒有呢，你錯了。

老：有的，小姑娘，有的。曾做過一個這樣的夢：小輪子滾了起來，可是看門的把蠟燭放到下邊。幾乎失火了呢。

台：我不記得這樣的事情了。

老：叫我們來看一看吧，台醫生。好女掌櫃的，把我的拐杖拿住。（向柯庫雷什肯）幫一幫忙吧，你這東倒西歪的賤貨。

（他們倆同柯庫雷什肯把安樂椅側着放下去。蔴布襯裏上顯顯然然的有一大塊燒了的痕跡，台家的人都面面相顧着。）

小姑娘，那時你還沒有出世，可是這椅子已經就擺在范友甯的公事房裏了。

（於是他們的關係，就斷然的改變了。柯庫雷什肯敬謹的向老頭鞠了一躬。）

柯：歡迎歡迎，范先生。真真叫我們等苦了。那麼，事情成功了嗎？

老：少忍耐一下，現在我們打聽打聽看吧。

（他剛強的，甚至變年輕了似的，走到舊式電話機跟前，好久的搖着機柄。）

電話局，電話局……（威嚴的）你這時辰鳥，幹嗎你好久不接電話呢？這是市長，是范友甯打電話的。你別發抖吧，我不吃你。給我接警察局。無論那一個警察局，（又搖起機柄來）警察局，警察局……唉呀呀，沒聽見當局說話嗎！

柯：（低首下心的巴結着范友甯）或許都嚇得鑽到墨水瓶裏去了吧，范市長。咳！咳！（范友甯把電話筒掛上，嚴肅的畫着十字。）

范：我們的新的世紀呀，祝福呵，上帝。

（一排一排的機關槍聲，吶喊聲和爬行的鋼鐵聲，現在都已經透過了堅固的石牆，傳到這兒來。）

主呵，現在照你的旨意，赦了你的奴隸吧，好像親眼看見……

（他的冷靜的低語，遮斷了玻璃的劇烈的響聲。從外邊用槍托把窗框擊落了。薄木板的窗門落到地上。隔着黑夜裏的長方形的窗子——在激戰裏破壞了的，被通紅的火光從旁邊映照著窗子——看見有帶鋼盔的人們。他們在烟霧瀰漫裏，往裏邊探望着。這是德國人。）

（第一幕完）

第二幕

第一景

可怕的侵略的災禍，在城市的天空上籠罩着。同是那一個房間，可是彷彿有一種什麼東西，一去不返的由房間裏出去了——牠成了暗淡而窄狹的了。費得的相片已經沒有了；壁紙上掛相片的地方，只有一塊變色的可恥的斑點，斑點被蜘蛛網籠罩着，正當中有一個釘子。東西是被移動了的，棹上是沒有收拾的食具。早晨。隔着中間的窗子，望見那一條白雪茫茫的街道和土坡上的那個鐘樓，不過鐘樓的一半已經被毀斷了。在那難忘的夜裏打壞了的旁邊的窗子，在幪的被子上邊，用薄木板釘起來。從上邊的什麼地方，時高時低的傳來陣陣的閒得無聊的男人的歌聲，娥爾

迦穿着冬季的衣服，打算出門。安娜抓住門柄。

娥：媽媽，每分鐘對我都寶貴着呢……媽媽！

安：我不放你走，娥爾迦。我不放你。

娥：你要明白，孩子們會去的……六十個孩子中就讓有三個到校的話。那對他們怎麼辦呢？

安：你坐下想一想吧，今天會有什麼課。那一個沒頭沒腦的人會叫自己的孩子去上學呢！

（一槍跟着一槍的接連着兩響槍聲。有一個人低着頭，狼狽的，無聲的從窗外跳過去。）

避開窗子，娥爾迦。

娥：（換了地方）有些靠聾子奶媽過日子的人，就是發生了地震，那他們連這也聽不見的呢……我應該去，我必需要去的。爲着這我領着薪水呢，媽媽！

台：（從隔壁房裏）你讓人作點事吧，安娜。

安：你連女兒也想把她弄丟了嗎？這是最後的一個孩子了，伊凡。

（向從廚房來的戴媽說。）

他們那裏唱什麼呢？彷彿給誰唱輓歌似的……

戴：把院裏的廂房，把樓上，統統都佔去了。你隨便一看——到處都是德國兵。（相信的）爲在又找到了四個被殺的德國人。四個人身上，有一個共同的字條。

安：字條上寫的什麼呢？

戴：字條上寫着說『歡迎』。他們亂捉人呢！連咱家裏也貼着藍紙的佈告。誰要說出來，他們答應給很多錢呢。都正在尋找呢……

安：尋找誰呢？

戴：誰曉得他呢，找一個什麼名叫恩得烈的。可是咱們城裏大概可以找到三十來個名叫恩得烈的人呢。

娥：這對咱們沒有意思，戴媽。咱們都是和平的居民。你最好幹你自己的事吧。

戴：我去變成德國人嗎？（見怪的）咱們的土豆子在地窖裏，得由德國人跟前過呢。打發阿妮霞去吧？她好像風似的，會跳過去的。

安：沒有平靜以前，誰都不能出門。叫她來把棹子收拾收拾。（戴梅潔出去以後，向娥爾迦）你問一問她，在洛得塢發生些什麼事情呵！

（娥爾迦沒脫衣服，容忍的坐到椅子上。阿妮霞進來。）

阿：奶奶打發我來的。有什麼事情該做？

安：把碟子碗收一收，小姑娘，不過別弄打了。

（阿妮霞接受了這重託，嚴肅的喘着氣，下手工作起來。）

可是娥爾迦說你白從洛得塢逃來的。

阿：（慎重的）爲什麼在白逃來呢！台太太，德國人都兇殘起來了。他們把房子燒得暖暖的，把咱們的女人趕進去，把衣服扒得光光的……就亂幹起來了。我有一個女朋友，在學校裏和我同棹。她就赤裸裸的投到冰冷的水裏自盡了。（她照着太太的樣子，用頭巾尖把眼睛挨了一下）想來你們記得我們那個小湖吧？

安：娥爾迦，你記得洛得塢的小湖嗎？周圍都是古楊柳……你記得嗎？

（娥爾迦淡然漠然的望着窗子。）

阿：一個德國軍官，比一切都兇。他有淡淡的好像烟似的金色的頭髮，而且有一點跛。他強姦了一個姑娘，並且還用火漆往她的脊背上蓋了印呢。這是爲了什麼呢，太太？姑娘也不是書信函件呵。

娥：（毅然決然的站起來）呵，媽媽，我走了。不然我就遲了。

安：包一條更破的頭巾吧。並且把腰彎起來，在街上把腰彎起來。彎腰弓脊的窮女子免得人看呢！

（娥爾迦把門一開，馬上又關上了。傳來一陣爭吵聲：這是戴媽的抱怨的低音和范友寧的次中音。）

娥：（對隔壁房裏，向父親）你去吧，爸爸。光明的生活開始了。當局來拜會你來了，我由後門走了。轉過身來）你放心吧，媽媽……我很快就回來了。（出。）

（戴媽進來，對衝來的客人防衛着。范友寧穿着夏季的上身西服，西服因爲密

藏在包袱裏，所以有很多褶紋。皮靴，豎領和禿頭都發着光，彷彿用黃蠟打過了似的。他的樣子和風度，都像革命前的暗探。）

范：別撩逗我吧，相好的，我是老頭子了。把手撒開，別撩逗我吧。

戴：我不管你是什麼老齋公不老齋公。我們下次把你埋得深深的，叫你再爬都爬不出來呢。

范：唉呀呀，多麼樣傻的傻女人！你走開吧，別惹惱了我吧，出去吧。

台：（出來，向范友寧）實在話，你走開吧，戴媽。

（她斜着眼睛望着，抱怨着，走到一邊去。）

范：難道可以當着人說出這樣的話嗎，在氣頭上說嗎，而且看對誰說呢？……對我說嗎！唉，傻女人。（向一切人）恭喜，恭喜，好朋友。天亮了，太陽要出來了。

（大家都啞口無言。他白等了回答。）

好朋友，你們別對我啞口無言吧。我不是來要房錢的，是和和氣氣的來呢。而

且是一個人到你們這兒來的。我本可以帶好多人馬，火炮連天的來呢，可是我竟一人來了。唉，就是這些事。

安：你爲什麼來恐嚇我們呢，范友甯！

范：太太，我好像一隻零丁孤苦的小鳥兒，會用什麼來恐嚇你呢？你家裏金玉滿堂，可是我的窩在那兒呢？現在我的光榮，在那兒，我的商號在那兒呢？有一個巴黎的小報寫着說，范友甯的亞麻，比蘭克羅，妮儂的鬆髮還要柔和呢……全都沒有了！我的可愛的小鳥在那裏？長眠在地下呢。

戴：把他這陰險的人送到救濟院裏嗎？他已經謀害起人來了呢。

范：（急劇的轉過頭來，使得領子都割到脖子裏了）什麼？那零丁孤苦的小鳥，生了很快的爪牙呢。老太婆，說不定他可以害你一下呢！

台：戴媽，我的衣服的掛絆，你終於沒有給我縫上。把牠送到書房裏。讓太太做吧。

（兩人都明白了，同出。）

范友甯先生，你當然找我有事吧？

范：你猜着了。已經第二天了，我竭力的要誠心誠意和你談一談的。（向掃着地的，故意往范友甯身上揚着灰塵的阿妮霞）小寶貝，站到門口裏去。汽車一來，你就先告訴我一聲。滾開去吧！

（阿妮霞跑出。）

我們坐下吧，台先生。我們兩個老頭子站着好像要決鬥似的。

台：我聽你說吧。

（他們坐下來。）

范：有些地方慢慢兒走着，有些地方飛跑着——光明的日子來到了。我們同你馬上就要在斯巴斯聖門跟前脫了帽子，要入到阿罕格爾大寺院裏了。我們將跪到石舖地上，哭我們這些天堂的放逐人。（疏忽的）你好久沒到克里姆宮去了嗎？

台：好久了。

范：我也是的，總是沒得去成。起初，你曉得，我流浪着，過後我孤零零的太息着

，最後在阿克圖山中作着建設工作……（看出台大夫的動作來）對不起嗎？

台：我不明白……我爲什麼會叫你這樣信賴我。

范：相同的命運呵。在過去咱們倆都沒有受到什麼恩典。後來，咱倆的兒子們或許在監獄裏同過舖呢。而且……（他礮的一聲把錶蓋打開，噴着舌）唉呀呀，時候不早了！來打開窗子說亮話吧。這所房子和其中的一切陳設，都號給警備司令部了。最初原來號的是小學校，就是你的娜爾迦教書的那地方，可是全都燒光了，至於現在重修的話，你自己曉得……總而言之，現在魏柏司令的副官和莫沙斯基先生要來查看的。這就是說，請你同尊夫人晚上離開這兒吧。不過……（幾乎附到耳上，好像朋友似的）上帝是有力的！據說魏柏是打虎的，可是同彼得大帝一樣，怕小耗子怕得要命呵。我們不如用小耗子把他嚇唬走吧？

台：你的話放短些，我是明白事體的人。

范：是。（精幹的）早上又找到了四具。統統都一筆下來似的到腦子上戳死了。而且還有字條呢。這麼着，一定有一個什麼滑稽大家留在城裏的。他的名字叫恩

得烈。這會是那一位呢？就讓看一看相片也好，瞧瞧他是什麼天大胆子的好漢吧。

台：我不是開照相館的。我沒有認識的恩得烈。認識最多的是伊凡。連我自己也叫伊凡呵。

范：現在好人都受起連累了。魏柏爲人還好說話，可是石普烈逼着他呢。至於這位石普烈……什麼是魔王，你是曉得的吧？這位石普烈先生就是叫這魔王每天早晨用抹布在自己的辦事處裏拭着血呢。他用抹布拭了，擗乾，搭到繩子上晒着。是的。可是這位恩得烈何必瞎費氣力呢。莫讓斯克失守了，阿罕格爾大寺院上的麻雀，用望遠鏡都看見了……（一直望着他的眼睛）你同他見面的時候，最好勸一勸他，叫他逃了，別在咱們這城裏胡鬧吧！

台：這是勸誰呢……勸魔王石普烈嗎，或者是勸阿罕格爾大寺院呢？

范：（幾乎兒童似的神氣）不是的，是勸這一位……勸恩得烈的。

台：叫我出去到廣場上，一直喊到叫他聽見嗎？

范：難道你這樣能喊得應嗎！……你給他寫一封信，就說有要緊的事情叫他來。柯庫雷什肯說他的地址你一定知道的。你訪一訪他吧。

（他溫存的撫摩着台醫生的衣袖。醫生站起來，大聲的響着把椅子挪開。）

台：范友甯，你又摸錯門了。這種職務我從來還不曾擔任過呢。

范：（也站起來）這……這是什麼職務呢？

台：劊子手的職務。我幹不了，我沒有那些力量。你曉得，這兒得把繩子上塗上胰子，得往出背着尸首……

范：可惜——可惜。我怕得很……柯庫雷什肯到處亂飛着。他和莫沙斯基勾搭起來刺探着，他們搶骨頭啃呢……（懷着希望）別着急，明天也可以的，不是嗎？

（阿妮霞帶着少魂失魄的樣子，從門口飛進來。）

呵，那兒有什麼事？

阿：將軍來了！

（她亂慌張了一下，後來就悄悄的躲到窗幔後邊。范友甯隔着窗子瞟了一眼

范：抓住你自己的幸福吧，台先生。魏柏親自來了！（他預先就呆在半鞠躬的姿勢裏。）

（莫沙斯基進來，他是流亡在國外的俄僑子弟，裹着俄國的，大概是父兄遺留下來毛頭巾，穿着鞣皮的軍官的短上衣。他把副官孔慈讓到前邊，孔慈是有一點跛，他有淡淡的好像烟似的金色的頭髮。）

孔：Achtung！〔立正！〕

（過後，魏柏進來，把凍了的耳朵拭了一下，這是一個將老的軍官，穿着軍用大衣，范友甯飛快的迎上去。）

范：（很快的說）在寒舍裏來歡迎你真是歡喜得很，我在這兒認識了生活，生了我的兒子，他已經死到神聖的反共戰爭裏了。賤姓范友甯……市長范友甯！

孔：Zurück！〔向後去！〕

魏：（向孔，流暢的，緩慢的，好像讀練習似的）我已經給我的軍官們下了命令，

叫在這一個國家裏說俄國話。（半轉過身來）Slavee.

莫：（附到耳上翻譯）奴隸。

魏：奴隸可以不知道主子老爺的話，Aber [但是] 主子老爺一定要知道奴隸的話。

孔：（面紅耳赤的鼓着勇氣說）這個是困難得很，少校先生。

魏：（生氣）可是我自己說俄國話。（用指頭指着台醫生）這是那一個？

范：（好管閒事的）台蘭諾夫，是本地大名鼎鼎的，請原諒我多言，是大名鼎鼎的藥王爺。

（魏柏歪着頭向莫。）

莫：（對着他耳朵）Arzt。[醫生]

魏：爲啥嗎不發話？

范：台醫生見了魏老爺，受寵若驚得說不出話來了。

莫：范友甯，如果稱警備司令老爺作少校老爺，對你的職分更適當一點呢。

魏：沒有關係。（向台醫生）應當說話，我的好朋友。

范：台先生的兒子，我們都曉得是一個反蘇維埃政權的戰士。

台：（怒火衝上來，帶着恥辱的神色）這一切都是虛偽。都是撒謊和虛偽。

范：太謙虛了！……台先生的兒子同英勇犧牲了的我的兒子加弗里共同……

（魏柏皺起眉頭來。）

莫：范友甯，如果你再成十來次的嘮叨不休的提起這一層的話，我們就打發你永遠回老家去找你的兒子去呢。（向台）你回答吧。這兒有幾個房間，幾道門？

台：你這青年人，當你出世的時候，我就已經忠誠的替我的祖國服務十來年了。（

少停一下）三個房間，一間廚房。兩道門。

莫：（眼睛放下來）你們沒有地下室嗎？

（台醫生否認的搖搖頭。）

少校先生看一看房間好吧？

范：（跑在前邊）請瞧一瞧吧，這兒是他們的書房。有不方便的地方：無論如何棹

子非對着窗子放不行。當然，如果加派一個守衛的話……

（莫沙斯基抓着他的肩擋住他。）

莫：你留在這兒，范友甯。

台：我現在可以去了嗎？

（沒有人答他。魏柏對孔慈望了一眼，那位也留下來。莫和魏出）

范：（輕易發怒的）台先生，如果你自己不明白自己的利益，那麼，至少你別妨礙我吧。他們要把你這兒一切都用血塗一塗呢！

台：哈哈，你別惹我吧，你別惹我吧，范友甯。

（在孔慈站着的那窗子跟前，窗幔抖顫了一下。孔慈好奇的把牠向旁邊一拉。

阿妮霞緊貼着窗框，少魂失魄的默然不語。孔慈認出來是自己的脫逃的女子。）

孔：Ah, du, Meinfeiner K'a'fer! 哈哈，這是你呀，可愛的人兒！」

（他把指頭向她的下巴上伸去。阿妮霞帶着尖細的叫聲跑開了。孔慈說着：

“Komm Mal her Komm Mal her, Liebehen!” 到這裏來，到這裏來，美

人兒！」就忙着去追她。莫沙斯基陪着驚慌不安的魏柏回來。）

莫：誰在這裏吵呢？

范：（把兩手張開）多麼巧的事呵！一個小耗子一直從小姑娘的裙子下邊竄過去了

……

魏：（低聲）什麼是小耗子？

莫：（對着耳朵）Mans。〔小老鼠。〕

范：從前這兒耗子亂竄着。原因是隔壁有一家麵包房。有時候在裱糊紙後邊成羣成隊的沙沙的響着。

（魏柏躊躇的望着自己的脚下。孔慈帶着陪罪的神氣笑着回來。）

少校老爺，不過這裏的耗子都溫和得同金絲鳥兒一般的可愛……

魏：（打了一個冷顫）不。這房子不好。沒有這個，哦…… Kein Raum fiir die Wachtmannschaft, [沒有衛兵室。]

莫：衛隊連。

魏：是的，不錯。Wir Mussen ins alte Loch Zuruck，「我們只好回到原洞裏去了。」

（他還儘在向屋角裏望着，把兩個指頭向帽緣上一舉，就轉往門口去了。范友甯爲着擴大作用，甚至胆敢去攔着他的去路。）

范：少校老爺，不過這些小耗子不害人的……（用動作表示着這如何作法）你把牠往屋角裏一趕，捉住牠，用指頭照牠的小脖子這麼一捏……就隔着小窗門一扔。咕嚕咕嚕的幾個筋斗下去就完事了！

（魏柏加快了脚步。范友甯爭先恐後的跟在他後邊跑着。）

莫：（已經很客氣的）請你告訴我吧，醫生……我不大相信這位狐狸精。真正有小耗子到這兒來嗎？

台：（對着他臉）還有大耗子呢，軍官先生。

（台醫生的眼裏，一點冷嘲的痕跡也看不出來。莫沙斯基不出心願的抓住門柄。轉回頭來的范友甯，舐着嘴唇，避到門裏去。）

范：你瞧見了嗎，咱一下子就把他開消了！台大夫，你大聲歡呼吧：我自己將住到你這兒的。（他愉快得甚至想擁抱起台醫生來）不過我要少少擠一擠你了……書房我要收回來用。是暫時的！大商行只有莫斯科才能容得下呢。恰巧我請他來吃進宅酒來了。二十五年來就沒有祝生了……現在照新歷來樂他一火吧。禮物不收，至於同尊夫人一道來的話，那不勝歡迎之至了！

台：怕難辦到，我們都是有病的人……

范：別推辭吧：石普烈都親自到場的。這對你划得來呢！關於恩得烈你想想吧。雖然……（神秘的）今天晚上我們自己可能親自看見他的，從政治意義上看來，重要的是這是你辦理的。那想得真妙呵：歡迎！石普烈一聽到這句話，就怒得火星直冒。

台：我累了，你把我纏累了，范友甯。

范：我要快去了。還要到衙門去呢，過後去埋德國死人，後來得同老百姓們開會……事情多着呢！你現在把東西搬一搬，晚上我自己搬來。阿逸夫威得怎 [Auf

Wiederschen]，這意思就是再見吧，藥王爺先生！

（脚步舞動了一下，跑出去。台醫生在室中間站了一下，重複道：『猴子們呵，猴子們呵……』後來下手從牆上卸着相片。安娜正在他作這事的時候進來。）

安：你作什麼呢，伊凡？

台：我讓地方的，安娜。這兒讓給猴子住的。

（安娜用毛織品的頭巾包着頭。）

去得很遠嗎？

安：（快快不樂）可是禁止出門呢。德國兵滿城亂逛着，清醒的兵大爺比喝醉了的還壞呢……阿妮霞失蹤了，伊凡。

（娥爾迦從後門進來，去到自己的屏風後邊。）

娥爾迦回來了，謝天謝地，（大聲喊）娥爾迦，有兩位朋友爲着學校的事情找你來了。

娥：沒關係，他們等着吧。

（安娜出。）

台：你的學校裏怎麼樣，娥爾迦？

娥：（差不多淡然漠然的）媽媽從來看的沒有錯。連一個學生也沒有來。（她從桌子上把麵包拿上，出去）餓得要命！

台：你在學校裏做什麼呢？

娥：我往教室望了一眼。那兒空空如也，沒有打掃……只有穿堂風把牆上掛的非洲地圖吹得擺動着。那兒的窗子打壞了。

台：打壞了一個窗子呢……還是打壞了幾個窗子呢？

（娥爾迦把拿着麵包的手放下來，凝神的望着父親。）

我們過得很和睦，娥爾迦。你從來沒有對我們守過秘密。可是當我試一試你的時候，你就想出了打壞的窗子……和整個的非洲來了，這就好比墓石似的，把咱們的情誼隔斷了。你是心神錯亂的。娥爾迦，你連學校燒了都沒有看見呵。

娥：（去捉父親的手）好父親，我不能不如此。我無權。你自己要求着叫我同他們

鬥爭……你心裏在要求着呢。我們能派誰去呢，能把費得派到那兒去嗎？（溫柔，悲苦）我已經不是你的了，爸爸。如果你可憐我——我就走了。（噙着眼淚，用台醫生還不會知道過的口氣說）唉，我是多麼樣恨他們呵……恨他們說的話，恨他們的舉動，恨他們的一切呵。我們給他們一頓教訓的，給他們一頓教訓，叫他知道規矩呢。如果大砲完了，而且連我的指甲也被他們揭了的話，那就讓我的血成了一種毒藥，誰的脚如果到牠裏邊浸一下，那就要毒死他呢！

台：你真長多麼大了，我的小姑娘呵。可是難道我非難過你，或者勸阻過你嗎，娥爾迦，小娥爾迦！

娥：可是你別替我担心吧。我現在是有力的，而且是可怕的人……我不相信別人的哀憐，可是我自己也不向別人乞憐的。

台：把眼淚拭拭，你母親要看見呢。我現在去看一看她在作什麼的，你接見你的客人吧。（從半路上，不轉身的說）范友甯說滑了口，他說晚上要包圍搜捕人呢。那麼，如果在學校集會的話……

娥：（沒有表情）謝謝你。我小心一點。

（父親出。娥爾迦開了廚房門。她一句話沒說。葉戈洛夫和達達洛夫也同樣一句話沒說的進來。落戈洛夫微有點臉麻，穿着農人的外套；達達洛夫瘦弱，長着兩隻靈活的黑眼睛，穿着用軍大衣改做的小外套。他們站着，低聲的，很快的，不分重音的說着。）

你們誰想出來裝作小學的職工呢？你們看看自己的樣子吧！至於到醫生家裏來，你們可以個別的來裝作看病，這一層你們連想也想不到的。

達：對的。還不熟練的。我們學吧，娥爾迦。

葉：不要緊，憎恨要把我們教會的。鄉下老都成了火藥了，只要把洋火往跟前一拿就得了。（把一個麻布包交上）夏老頭吩咐叫把一點豬肉交給醫生：他給他的女人治過病……你看見恩得烈了沒有？

娥：是的。他非常不滿意。在普魯特用斧子把耕種機都打毀了。爲什麼呢？人家能把這些運到德國嗎，或者他們要從這些打穀機裏射擊呢？驚慌失措罷了。在拉

特把麥種都燒了。那時應當把這些藏起來呢。

葉：當時來不及了，娥爾迦。

達：（惡狠狠的）可是自己的就來得及了嗎？

娥：大家總都忘記着行動的連續性。要叫敵人每分鐘都感覺到咱們呢。一個人離隊了，即刻就用另一個人去頂替着他的名字幹起來。游擊隊員是不死的……這是人民的憤怒呵！

（門開了。才上來一點也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喧嘩，哭泣，以及什麼人的尖銳的笑聲。安娜沒注意到客人，跑進來。）

安：快些，拿一點什麼暖的東西來……裙子，被子——反正都可以！

娥：發生什麼事情了？……是爸爸嗎？你渾身都發抖了，媽媽。

（安娜用不是女人們所慣用的力量，從床底下把娥爾迦的箱子拉出來，慌忙的把東西取出來。娥爾迦往門口望了一眼。）

她跌到汽車底下了嗎，媽媽？

安：（抱了一堆東西，跑出。）把火壺燒起來……把洋鐵洗衣盆從儲藏室裏拿到這裏來！

娥：（對客人）到廚房裏去吧……我們到那兒談吧。

（葉和娥出。達達洛夫停在那裏：他望見了門口。按着他變嚴肅起來的臉色，可以看出在那裏所發生的事情。）

台的聲音：我現在先扶着手……把沙發收拾收拾，戴媽！

安的聲音：不要緊，好孩子，不要緊。這兒沒有他們……心放安些吧！

（戴媽後退着進來，眼睛注視着現在往室內架着的阿妮霞。）

戴：（哭訴着）你呀，我的小星兒喲，黑心的惡魔把你弄毀了……

（她的悲哀是無限的。）

第二幕第一景完

第一一景

遷居了。現在台蘭諾夫只佔一間房子，房間裏亂堆着東西：還沒來得及整理呢。匆匆忙忙的把床順着牆跟前放着；其中一張大概是放在屏風後邊。令人起快感的印花布幔，從櫃子上扯到用薄木板釘死了的窗子上。在屋角裏，放在一切日常用的零碎東西跟前的，有刷子，火壺，還沒有釘的掛衣鉤，被打破了的腳朝上的費得的相片。在軍事時期是很晚的時候了。范友甯的房子裏，搬動着家具，拭着地板：趕着到夜裏把牠收拾妥當。在新的地方，剛剛吃過茶點。安娜坐到桌子跟前的一大捆東西上，洗着碗碟。台醫生伏案看着雜誌。

台：（把雜誌放在一旁）醫學上出現了新的部門：兒童野戰外科！

（從范友甯住的那半邊，聽見柯庫雷什肯的尖細的噪音：「靠邊，靠邊拿……」

榮福燈，榮福燈呵！應當望着腳……」家具喀喳喀喳的響着，水晶墜子悲悽的響着，什麼東西落到地下，滾起來。「好多的東西呵，真是鄉下氣不退！」一件很大的東西，往開着的門裏拉着。柯庫雷什肯穿着背心，苦喪着臉，揮着一個紙盒，飛奔進來說：「他們現在要把我累死了。我不幹了，不幹了……我要去種白菜了！」于是就出去。台醫生去把門關起來，可是過後仍有惡罵聲和吱吱的響聲傳進來，——彷彿惡鬼在那兒搬動着牆似的，在范友甯房間裏整理東西的妖怪似的影子和揮動着手的黑影，投到乳色的玻璃上。」

台：記着我的話吧：咱們的柯庫雷什肯要把范友甯吃了的。他要飛黃騰達了！呵，得睡覺了，安娜，天不早了。

安：我們還得等着娥爾迦回來。（突然）你想費得爲什麼回來呢？

台：別提他了吧，安娜。在三年以前，那時我們就已經把他埋葬了。

安：是的。（用平常的聲音）還沒到給藥的時候嗎？

台：再過十分鐘。

安：再過十分鐘，街上已經不能走人了，可是娥爾迦還沒回來。

台：最好把門留着，以備萬一吧。

安：她有鑰匙的。

（廚房門嘩啦響了一聲。）

正說她，她就來了。

（娥爾迦把門向自己眼前一拉，進來，渾身都是雪。她背對着父母，在門口裏從皮大衣上抖着雪。這樣着她就把好久的跑得氣喘喘的神氣遮隱起來了。）

娥：（勉強的換了一口氣）大概……我又把茶點耽誤了。

安：茶壺還熱着的。喝吧。街上有什麼動靜？

娥：下雪的……大風雪。我在院裏摸着走回來的。

（柯庫雷什肯的影子，出現到窗子的玻璃上，過後他進來。娥爾迦裝着沒看見他的樣子。）

衛兵在這樣的夜裏真可憐，他們也是人呵。你要什麼東西嗎，柯庫雷什肯？

柯：你有沒有小掃帚？把灰掃一掃。

娥：當然有的。（把刷子給他）總之，如果需要什麼的話……你佈置屋子的嗎？

柯：佈置好了。我把范友甯的一切東西都找來了。寫字桌在執行委員會裏找來的，食器樹從託兒所裏拉出來了……娥爾迦，你在街上走真胆大呵！

娥：呵，我還剩七分鐘了，柯庫雷什肯。

（范友甯的聲音：「謝明！」。）

柯：來了……（意味深長而且帶着暗示）呵，在新的地方做你的鴛鴦夢吧！

（跑出。娥爾迦隨手把門關了起來。）

安：我甚至還不知道他叫謝明呢……你站着幹嗎呢？既然回來了，就坐下喝茶吧。

娥：（不相信的）你曉得……我不是一個人回來的呵。你曉得，遇得這樣巧。我已經進到院裏了，一看，他在跑的……

台：誰在跑的？

娥：呵，是這一位，他姓什麼？郭列斯尼柯夫呵！巡緝隊也從轉角裏出來了。我就

放他進來了。

（父親和母親誰也不看誰：每一個人都怕表現出來他對於娥爾迦所知道的。）
如果不行的話，他就要走了。他過六分鐘……或十分鐘……就走了。

台：叫他進來吧。他自己在那裏？

娥：你曉得……他受了一點傷。子彈偶然掛着他。莫大要緊，肩膀……

（台醫生很快的去到廚房裏。）

媽媽，不要緊。爸爸給他裹一裹，他就走了……就回家去了。我也直然告訴過他……他明白的。

安：你看看我的眼睛吧，娥爾迦。（她端着她的下巴，把她的低着的頭舉起來）你是咱家裏一個勇敢的，真誠的姑娘，可是你是……最後的一個孩子了。費得是不回來了。父親老了。不幸的命運將要毀了他呢。

（娥爾迦熱情的親着她的額顛。台醫生讓郭列斯尼柯夫進來。他還是穿着那一件短毛皮上衣，可是毛已經亂髭着，他沒刮臉，也沒帶武器；一隻手順着身子



下垂着。）

他怎麼了？

台：我們現在看一看吧。娥爾迦，拿水和臉盆來。到屏風後邊去。安娜，你站到門口裏。

（無聲的，飛快的亂忙着。大家都站到自己的崗位上。）
請到這兒來吧，到床上來。

郭：（到屏風後邊去）一切都碰得不湊巧……我就誤你們睡覺，或許人家會突然來捕我呢。不要叫雪連累就好了！

台：我們想辦法吧。把你的背心脫了。

（舞台空起來。以後的談話是在屏風後邊說的。咕嚕咕嚕響的倒水的聲音。台醫生洗着手。）

完全脫了。你幫一幫吧，娥爾迦。別忙，把手伸直……

（撕布的聲音。）

這兒痛不痛？

郭：有一點……也不是的，不過酸痛吧了。這一切都是多麼奇怪呵，台先生！

（他的音調，隨着對於傷勢的檢查和裹傷等不同的階段而變動着。）

我說真奇怪得很：我們在一塊工作過八年了。我對你縮減了醫院的預算，劈柴沒有發夠，在會場上吵着嘴。我們住得很近……

（他的話斷了。剪子落到地上。）

台：拿酒精來。忍住，現在就弄完了。高一點，高一點……綑帶。

（後來，郭列斯尼柯夫的聲音，又從沈默裏說起來。）

郭：……可是在這樣長的時期，連一次也沒有談過心。可是有可談的話呢！不，現在不痛了……這樣不會認透的朋友們，在咱國內有多少呵。我們從前太嚴肅了，把溫柔這個字都忘記了。

台：以後再講溫柔吧。現在完事了。明天早上再瞧一瞧。安娜，我們把他放到那裏呢？

（她還沒來得及回答，急劇的威嚴的聲音，在窗框上敲起來。驚慌。郭列斯尼柯夫拚力的把皮衣穿上，第一個先從屏風後邊出來。）

郭：這是來找我的。我把你們也連累了。（往門口走着）我在院裏去迎他們。你們馬上把燈滅了就睡覺吧。

安：你留在這兒吧。

郭：他們要開槍的……我也不客氣的，對他們絕不屈服的。

（安娜做了一個暗號不要叫說話，出。惱人的時光在過着。低級趣味的音樂，從范友寧的房間裏傳過來：這是留聲機。廚房裏有說話聲。郭列斯柯尼夫退到屏風後邊。雖然危險已經過去了，可是渾身無力的安娜，把費得放進屋裏來。他從黑漆漆的夜裏進來，把眼睛密縫着：他是不可理解的，曖昧的，憂鬱的。他的小鬍子剃了。後來給人一種印象，知道他有點醉了。）

安：費得，我們要收拾睡覺了。

費：我順便進來一下。我也得睡覺了：累了……（他坐下，伸着懶腰，沒注意到大

家都在站着，而且不耐煩的等着他走。）周圍的村子都在燃燒着。粉紅的雪花在亂飛着，巡緝隊用刺刀在裏邊搜索着。（打着呵欠）在包圍搜捕呢！（對娥爾迦瞟了一眼）可是我曉得搜捕誰呢……他們不會找着的。他從什麼小縫裏一看，就微笑起來了。真是勇敢的同志呵，我能有這樣的人結夥也好呵。

娥：可是你自己怎麼通過了呢？你有夜間的通行證嗎？

費：我每一道籬笆牆都有通行證的。（要吵架的口氣）要開鎗的話，那咱也有的。（照衣袋上拍了一下）以子彈還子彈，以腦袋償腦袋。

台：發鎗了嗎……

費：從地下挖出來的，一位同志留給我的。（只在現在他才看到一種等待的沉寂，環繞在他的周圍，他站起來。）我本來有事來的。你們有沒有什麼東西喝？我渾身凍得……

台：怪得很，費得。周圍俄國的村子都在燃燒着，可是你却覺得冷，你最好進到火場裏去烤一烤吧。（嚴厲）我們沒有酒，費得。

費：連醫生也沒有嗎……可笑得很！

娥：（調解的神情）我前兩天領了薪水。（這時他匆匆忙忙的把皮包裹的一切都弄掉到地下來）拿去你自己買去吧……你那裏去都可以，只要別在這兒……

安：娥爾迦，把你的錢拿去吧。（突然用破嗓子說）卑鄙東西……你怎麼不害羞呢！虎狼，劊子手，都衝到你家裏來，強姦小姑娘，把老太婆都拉到梁上吊死……可是你醉醺醺的，醉醺醺的來找你老子來了。你這無家無室的浪子，你已經害怕了嗎，害怕他們了嗎？（向丈夫）他是小胆子的人，是小胆子的人……

台：（向女兒）把她扶到廚房裏去吧。范友甯會聽見的。

娥：媽媽，咱們去吧，媽媽。在那兒，在爐子後邊哭一哭吧。（扶着她胳膊）他馬上就走了。假使他少有一點人心的話，他一定要走了……

安：上帝要處罰他的……讓上帝處罰他吧……

（娥爾迦把哭哭啼啼的母親扶出去。費得受着父親的凝視的眼光。）

費：又失敗了。我三天以來，滿城裏奔跑着……我總不會想到底呢。一綫思想一閃

就斷了。我冷得很……父親，給我一點藥，叫我吃了使得心裏一切都燃燒起來，叫我把自已忘了吧……給我吧！

台：（不一下說出來）好吧，我就給你藥，世界上比這再有力量的藥是沒有了。

費：（沙嗓音）現在就給我吧。

台：現在就給你。如果你能夠的話，你就一口把牠喝下去吧。

（他不慌不忙的把那令人起快感的布幔拉開。起初你不明白是怎麼一回事。戴媽弓着背坐着，撫摩着躺在床上的人，而且幾乎連頭都蓋着的人。發燒的小小的晴珠，在被子下邊閃着光芒。）

可以到你這兒來嗎，戴媽？……她沒有睡着嗎？

戴：她睡不着。（用低聲的鄉下漢的溫存的口氣說）睡你的吧，小燕子。睡你的吧，我的小野林擒樹呵。睡吧……

台：這就是給你的藥，費得。這藥是用人血拌成的。

費：（幾乎平心靜氣的樣子）這是誰？

台：你在咱家裏見過她的。你記得怪可笑的阿妮霞嗎？這是她。她十五歲了。那時他們人很多……那些棕色頭髮的，殘忍的東西。你的母親找着她的時候，已經是在做棚裏的劈柴堆上了。渾身都是刺的小木干。

戴：後前是怪可笑的，可是現在她連一點可笑的地方也沒留了。

阿：（把頭露出來，用抖顫的，彷彿燃燒着似的聲音說）講故事吧，奶奶……你在那裏，在那裏？

戴：我在這兒，在這兒，小林檣樹。（帶着歌聲，憂鬱的）我的小把戲，他剛剛說出了自己的心願，一瞧——四個大匠人從野地裏向他走來了。拉着手兒，頭聳在雲裏。一個穿着灰衣服，第二個穿着條子布衣服，第三個穿着白衣服，第四個穿着黑衣服。風伯，雨師，寒將軍……

阿：（意識清醒了一下）奶奶，穿黑衣服的人是誰呢？……

戴：穿黑衣服的是太陽。他所以穿黑衣服的，是不要叫偶然把什麼東西燒着了。他無論往那兒親切的望一眼的話，那兒的火就呼呼的燒起來了。

（滿意了的阿妮霞微笑了一下，抬起身來，用肘子支着。戴媽把她的頭髮從額顛上掠過去。）

他們相互間就親親熱熱的做起活來了。風伯在呼呼的吹着氣，掃着道路，雨師在洗着小森林，太陽就用小釘子在大門上釘着虹……

費：（略帶粗野的神氣，照戴媽的肩上動了一下）呵，奶媽，讓我到她跟前坐一會吧。

（戴媽望着台醫生，台醫生允許的點了點頭。）

台：（聲音不太高）把她少扶起來一點。

戴：往起抬一點，小星兒。你別怕他。那是主人的大少爺，是費得。他給你送點心來了。

（費得用肘子支到膝蓋上，目不轉睛的凝視着阿妮霞的發燒的眼睛。）

費：她家裏有什麼人沒有呢？

戴：有的。她有哥哥們，都是些英雄好漢。一個在降傘隊裏陣亡了。另一個直到現

在還是日夜在同敵人死拼着。他是莫斯科附近的坦克車手。這兒就我一個人在她跟前。像我這一架老骨頭，怎麼能夠去保護她呢。

費：（一直望她的眼睛）你好吧，阿妮霞。

（阿妮霞臉上現出恐怖的神色來。）

阿：唉呀，你快跑吧，快跑吧……他們要把你絞死的。快跑吧！

（她無力的往牆跟前翻着身子。費得站起來，活動着身體。）

費：差不多對我已經夠了。燒的我難受得很……

戴：（向台醫生）叫他看看她的背脊嗎？滿背脊滴的都是火漆。（堅決的對阿妮霞

說）小黑姑娘，來把襯衫脫了。讓費得看一看吧。他遊歷回來了，還不曉得

……

（當時着手要去把鑲着花邊的娥爾迦的粉紅襯衫揭起來，可是台醫生擋住她，

費得已經離開了。）

台：（上邊的布幔已經拉得蓋起來）用得藥了，戴媽……就是這，費得。呵，我們

沒有地方給你睡覺，院裏已經是黑漆漆的夜。

費：（望着自己的相片）你聽着……你這兒一個人也沒有嗎？

台：門那邊是范友甯，這兒沒有人。有什麼事？

費：你親我一親吧，父親。到我額顱上親吧。爲着將來一切的一切，你一下子親我一親吧……可以嗎？

（醫生對兒子的莫名其妙的請求苦笑了一下。娥爾迦點着脚尖走着回來。於是突然間都不約而同的看着那同一的一樣東西：臉盆裏裝着裹傷後的鮮紅的綑帶。娥爾迦用急遽的動作，把臉盆收拾起來，這就把秘密洩漏了。一種強制的狡猾，表現在費得的臉上。他從旁邊進來，用強有力的突如其來的動作，把屏風推得摺疊起來。那兒站着郭列斯尼柯夫。）

費：喂，你這裏完全成了醫院了。一應俱全！……呵，怎麼樣，在屏風後邊站着痛快不痛快？

娥：你明白，他的胳膊偶然錯了骨節，於是就……

費：（嘲笑的）這樣鼎鼎大名的人物來求醫，我真看不出來有什麼意思可以隱瞞的……（對着他臉）郭先生，人家出了很大的賞金要緝捕你的。

郭：這我知道的，台先生。

費：無論如何拿這賞金捕你總嫌少呢。要叫我的話，那一定多出十倍呵。（清清楚楚的，帶挑戰的口氣）老頭，你理解理解我的精神狀態的變化吧。趁大家還沒把我趕出去的時候，我現在要從這家裏滾蛋了。對我沒有什麼委託嗎？有什麼東西的話，我可以轉交你的人呢。呵？

郭：你瞧……我沒有什麼可以轉交的。而且也無人可以轉交的。

費：是了。明白了。這彷彿傳奇小說裏所說的一般；他低着頭遠遠的去了。我白進來一趟，不過是把地下踏髒罷了。（彎着腰望了一下脚）你在名門望族的家裏作什麼呢？滾出去！

（的確給人一種印象，覺得那兩隻羞愧的脚，匆匆的從家裏把他往外拖似的。一切人都驚慌不安的用眼光送着他；在這些滑稽裏，他懷着一種什麼決心呢？

娥爾迦忍不住的跟在後邊撲去。）

娥：他到現在還在嚐着自己戀愛的老滋味呢！傻瓜！

（他對這樣的辱侮回過頭來。把一道眉毛抬得高高的，用幾乎要笑的眼睛把大家都望了一眼。後來急遽的轉過身來，猛然的衝出門去了，廚房裏什麼東西落到地下，——沉寂。）

他在嘗着戀愛的老滋味呢……

台：娥爾迦，你值不得這樣作的。我怕得很，現在你應該馬上離開這裏吧，恩得

烈。（郭列斯尼柯夫向門口走去。安娜在門口裏把他擋住。）

讓恩得烈走吧。

安：（低聲）不行。有一個什麼人在院裏站着呢。戴着帽子。咆哮得渾身都發抖起來。

台：或許是病人來找我的吧？

安：現在有什麼病人呢！我不這樣想。

娥：這麼着，費得怎麼走出去了呢？

安：那就是說他不是找費得的。

（兩扇門肅然的開了起來。范友寧只穿一件背心進來，他臉上表現着愉快，因為掌握了大權，狂喜起來。柯庫雷什肯端着調盤在後邊小步走着，盛着酒的杯子，在調盤上響着。活潑的音樂，伴着這莊嚴的盛典。）

范：對不起。想草率的喝一杯進宅酒，可是你這兒有客嗎？

（沒有出路。安娜彷彿落湯雞似的，向前走了一步。）

安：有客也就是樂，范先生。我的兒子剛剛回家來了。

台：穿過火綫過來的。你瞧，子彈把他從那兒送回來了。

娥：介紹一下吧……這是費得。這是咱們的范市長。

（有禮貌的鞠了一躬。柯庫雷什肯視力微弱的，淡然漠然的向旁邊望着。）

郭：對不起，我不能夠給你握手。

范：久聞大名，久聞大名。來加入吧！

（大家都選取着酒杯。柯庫雷什肯的手抖顫着，玻璃杯響起來。）
你也來一杯，替這位回來的青年接風吧，你這蠅子。

（柯庫雷什肯不慌不忙的把調盤放到棹子上，選了一杯滿一點的。）

柯：歡迎歡迎……費得先生！

（大家都窘起來。彷彿連柯庫雷什肯自己也知道了自己的失言，——轉來轉去的，巴結起來。或者這是他內心深處的狂喜的跳舞吧。）

娜：柯庫雷什肯，請你把這些話忘掉吧。你要跳到坑裏呢。

（大家都對柯庫雷什肯的狼狽情形笑起來。）

范：他現在醒醒的也說起夢話了：把祕密洩漏出來也好呵……（舉起酒杯）好吧，我們來狂歡吧！

（第二幕完）

第三幕

同開始一樣，還是台醫生的那個房間，現在照着新主人的口胃加以改善和補充：地氈，棕樹，留聲機，照着他的吩咐，使物歸原主的堂皇的家俱。已經擺着酒席的，橫斷着舞台，成斜對角放的長棹子。棹子跟前放着好多椅子，其數目之多少，適等於所請之客人。舞台下場放着一張很高的安樂椅，椅子靠背向着腳燈，這是給魏柏預備的。一隻眼的和頭髮很枉的堂倌，渾身穿着白衣服，擺完着慶賀喬遷的酒宴，范友甯自己戴着金絲眼鏡，放在遠遠的一隻手裏，雪茄在冒着烟，坐在一張小棹跟前，在柯庫雷什肯遞給他的公文上簽着字。他已經刮了臉，穿得講究起來，好像范友甯似的，帶着領子，甚至彷彿有點胖了。將近黃昏的時候。在掛費得的相片的地方，掛着一幅尺寸較小的相片，相片頭上的一縷濕髮，掠過額顛。大家都談着

話，常常望着他。

柯：還有一份，范市長。

范：老弟，你這些公文叫我頭痛起來了。

柯：幹不慣國家大事的只覺得累。可是待到你一幹慣的話，就不覺得什麼了。（又遞上一份公文）這是關於對德國當局隱匿他們有用財物呢。你別擔心，這是石普烈親自起的稿呢！

（范友寧簽着字。）

這是最後一份了，范市長。（不知怎的幸災樂禍起來）警察局長費度陀先生，當着我面從石普烈那裏出來了。他用手巾拭着通紅的臉。大概是直接受到申斥了。是石普烈先生親手揍的……緝捕恩得烈沒有成績呵。

（遞公文）這是關於鎗決窩藏游擊隊份子的。

范：（接着公文）包圍搜捕的結果怎麼樣呢？

柯：捉了十八個半人。一個小孩子……其中有兩個都以爲同所說的恩得烈一幫有關係的。

范：唉，就讓用指頭去摸他一摸也好呵。

柯：（低聲的，清清楚楚的）這可以的，范市長。

（范友寧把公文弄落到膝蓋上，從眼鏡上邊凝視着他。柯庫雷什肯斜着眼睛，意味深長的對堂官望了一眼。）

范：快跑去看一看吧，寶貝蛋，去瞧一瞧那兒的小牛肉。還沒有弄好嗎！

（堂官到台醫生那半邊去了。）

怎麼！

柯：我有一個朋友……可是他要價高着呢。

范：怎麼！

柯：你將要笑話呢！……在戰前他就有心作政治活動，而且也居心去搜尋，去找……

……總而言之，現在費度陀先生既然無能耐而將要被革職……

范：（領悟起來）你的朋友想做局長的嗎？可是他沒有發瘋嗎？這恰恰是往特務的虎口裏鑽的呵。連魏柏自己見他都發抖呢。你自己見過石普烈一面嗎？

呵：（敬謹的吸了一口氣）真是不可理解呀。多大的威力呵！

范：人家給你錢的呵，你這沒出息的人。

柯：我同他東拉西扯的不知磨了多少牙——可是他拒絕了。他說錢是太平盛世的一種符號。現在你拿他什麼也買不來，佔領莫斯科以後，要發行別的錢呢。

范：什麼時候才發行呢！莫斯科那邊還有沃瓦河。河那邊有白雪茫茫的烏拉爾。再前去有着河流交錯和大森林的西伯利亞。而西伯利亞那面誰知道有什麼東西呢！不過是北極光在幌盪着而已……老弟，俄羅斯是一種這樣的點心，就是你越吃，牠剩下的就越多呵！

（柯庫雷什肯聳了聳肩，說：這與我無干。）

你把地址探來吧，你去騙一下。

柯：唉，范市長！現在又把三個德國兵歡迎了。或許現在正在進行着明天的準備呢

。這些人家要叫市長負責呢……人家要說：你只知吸煙，什麼事都不幹嗎？

（范友寧帶着迷信的神情，把紙烟放了下去。）

再過些時，或許又便宜了呢。

（他把公文裝到皮包裹；范友寧生氣起來。發瘦了的，嚴厲的戴媽，穿着含着
一片凶意的黑衣服，被堂倌伴送着，端着一盤小牛肉進來。）

戴：（差不多高傲的樣子）把肉放到那裏呢，你們這些餓老雕們？

柯：你別來尋事吧。你幹嗎呢，你急着幹嗎呢？時候一到，你自己也要死的。

戴：唉咳，我沒看見你在這裏，謝明。

柯：你再找到我給你找活的話，我要把你趕出去的。我要把你趕出去呢！……

范：（對柯庫雷什肯嗤了一聲）這兒，放到中間來，老婆婆。呵，燒得好不好？（

切下一塊）呵，你嘗嘗硬不硬。

戴：對我的牙齒連稀飯都嫌硬呢。

范：可是反正你嘗一嘗吧，老婆婆。

（戴媽對他的疑慮冷笑了一下，吃着肉。於是范友寧也才敢津津有味地吃起較小的一塊來。）

呵呀呀，彷彿有點發苦吧？……顯然是燒焦了。你別笑吧。你沒見牆上出的佈告嗎？正在找一個名字叫恩得烈的人呢。（使了一個眼色）你最好來撈一筆資本，作窮途末路的時候用，不好嗎？

戴：我要他幹嗎呢！錢你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能夠發食糧也好些。

范：可以的，可以的，也可以給食糧的。

戴：還得看什麼食糧呢。是乾糧呢，還是罐頭食品呢。

范：各隨所好。肥皂和麥仁就讓放一百年也壞不了的。

柯：在埃及發現了一具乾屍。乾屍跟前放的有麥仁 and 一塊肥皂，就好像昨天放的一般。

戴：我們怎麼規定呢，你們這些陰險的人？剝得光光的按淨貨稱着算嗎，還是帶皮算呢？呵，要是他兜裏裝有炸彈呢？因為那是鐵的呵。

（柯庫雷什肯大大方方的轉過身去，無聲的笑着。他的肩在顫動着。堂信用拭嘴布遮掩着，跟着他笑起來。）

范：老婆婆，對我的喜慶你別來給我掃興吧。我過生的。你走開吧，你走開別造孽吧。

（他環顧了一下。堂信用心用意的拭着瓶子。緩慢的筆挺的戴媽出去。范友寧到柯庫雷什肯腰裏推了一下。）

柯：你讓我笑到底吧，范市長。笑半截那更遭呢。

范：得了，我要生氣了，得了。

柯：幹嗎呢，你想叫我幹嗎呢。實在話，莫沙斯基出的價錢更多呢。只要讓他瞞一眼就成。

范：他爲人很忠誠嗎，是你的朋友嗎？

柯：天呵！（披肝洒胆的）他是沙皇時代一位窮警察所長的兒子。在過去是沒有污點的。甚至相反，在革命後，因侵吞公款曾受到處分。他吞了一百四十二塊錢。

范：他當時吞多了手要發顫嗎？

柯：再多人家不相信他了呵，范市長。

范：你嗎？

柯：是我！

（兩人都笑起來。）

范：呵，當面拿貨色來吧，不然馬上客人都來了。

柯：不，不，這機會我自己等了一千年了。整個的心都等得焦碎了。

范：就讓你少微給我一點兒綫索也好。或者你不過只是拿我開心呢。

柯：這正是你所要的綫索呵……

（斜着眼向通到台醫生家裏的門瞟了一眼，只低聲說：「娥爾迦！」於是就跳開了。范友寧沈思的哼了一聲。）

范：他本人距這兒很遠嗎？

柯：走得不過快的話……得二十七分鐘。

范：他不會從你手裏逃跑了嗎？

柯：我一發現出來，就馬上派了一個人到院子裏。一切他都會看見和聽見的，（竊笑）雖然他耳朵凍傷了，可是總算是咱們的人。他怕把自己的人洩漏了，所以他自己是不走的……反正他是在我手心裏的。

范：呵，你這蠅子呵，祝你成一隻大象吧。把公文帶去，你去噴些香水吧……去多噴一些香水吧……你臭得很。過後你轉來吧。我把你引見給石普烈的，那時你自己去對他表示你自己的慫慫吧。

（柯庫雷什肯走着回顧着，担心着委託他的秘密。）「你別嚇我了吧，范市長！——實在，范友甯一個人留下來，他馬上到了台醫生的門跟前。他打算正要去敲門，可是台醫生的影子已經先投到玻璃上，砰砰的扣門聲響起來。范友甯跳到對面的屋角裏，嚴厲的搖着電話柄。）

警備司令部。范友甯。我等着吧。

（扣門聲又響起來。）

請進來吧。

（這是台醫生。他在自己的新的角色——請願者的角色裏，非常不知所措起來。）

唉呀呀，你把太太忘到廚房裏去了，她真是端莊文雅的人呵！

台：我不是來當客的，我是有事來的，范市長。

范：（較冷淡一點）私事嗎？

台：不完全是私事。

范：你先坐一下吧。（打電話）還沒說完嗎？我等一等吧。（沈思的望着桌子）二十五年來我蟄居着，懷着希望：醒轉來……一切都過去了。好像一場夜雨似的下過了。太陽出來了。蘋果樹向窗子撲着……把眼睛一睜開，唉呀，天堂裏似的食品在陳列着，可是心裏呵——真好像參加自己死後的堂祭似的。醫生，這種病叫什麼？

台：叫預感，范市長。

范：預感……（打電話）謝謝你，好朋友。請你給我接第四號吧，謝謝。（恭恭敬敬的）這是石普烈先生的助理嗎？范友甯打擾你的。又是關於請吃進宅酒的事。他答應……什麼？……聽不清……什麼？（他搖着電話筒，往電話筒裏吹着）警備司令也答應……目的是在維持市長的威信。是的，有的人已經來了。什麼？我聽不見，我聽不見，什麼？（向台醫生）有什麼尖細的叫聲。叫得真厲害，你來聽一聽吧！

台：（把耳朵歪到電話筒上）這是女人在叫的。

范：審案子的……唉呀，那叫聲彷彿很熟識似的。（担心的）你的娥爾迦在家裏嗎？

台：（打了一個冷顫）剛才在家裏過……有什麼事？

范：好得很，謝天謝地。（當心的把電話筒掛上）我們不來打擾他們吧。我聽你說吧，台醫生。

（台醫生鼓着勇氣。范友甯倒到椅靠上，微微的閉着眼睛，玩弄着錢線，聽着

台：我來表示我受的冤枉呢。

范：什麼冤枉？

台：你曉得我的兒子回來了。他暫時住在家里。昨天他們到澡堂去的時候，在路

上……

范：是胳膊打傷了的那一位嗎？唉呀呀，你的孩子不安分守己呵……對不起，我聽着吧，我聽你說吧！

台：（說錯了口之後，就不管三七二十一的說起來）於是就有一個很討厭的人，釘到我的門跟前……那人戴着帽子，而且還是凍傷了耳朵的。

（范友甯微微的睜開一隻眼睛，就好像用鳥嘴啄的一般，望了一下，於是就又死死的不動了。只有慌張的手指，表現出他的興奮來。）

顯然的費得心裏不痛快起來……於是他就回來了。（熱烈的，帶說服力的）你聽我說吧，范友甯。我六十歲了。從來無論誰都沒有遭過我。所以我請求侵略

者先生們，現在也別來擾亂我家庭的安甯吧！

（他甚至用手掌到桌子上拍了一下。范友甯捉住他的胳膊。）

范：台醫生，你平一平氣吧。好朋友，你鎮定一下吧，平一平氣吧，天呵，有誰打算要給你過不去的呵！沒有別人呵……全城只有我和柯庫雷什肯。比方說吧，你不願意在人家大門口去站崗……不是嗎？呵，是的，我不來好人，他們不得不找些壞蛋來。（心神不安）而且還長着兩隻凍傷了的耳朵嗎……唉呀呀！把窗外的風景都抹殺了，而且還會傳染病的呢。我告訴吧，我一定告訴叫調換調換……

（隔壁房間的自鳴鐘，低低的敲了六下。天氣完全黑起來了。）

我的客人都尙還沒有到。你瞧瞧吧，這就是德國的準確呵。

（范友甯企圖沉默不言，可是台醫生總是不走。他懷疑范友甯知道什麼來歷的，這懷疑使他苦惱起來。）

恰巧那封信怎麼決定了呢？

台：那封信？

范：我說你寫一寫也好，你的小姐娥爾迦既然現在還同他，同恩得烈見面呢！你寫了着她送去多好呢。呵，客人們都來了……

（有一位外表打扮成演員的細身個的先生，頭髮豎着，穿着日久藏壞了的大禮服，這種脚色如果只有馬可以當的話。他向沒人的地方鞠了一躬，就腿蹣腿的坐下來。一位托爾斯泰裝上掛着大學徽章的小胖子，手挽着一位披着小綾條的活潑的舞女，飛快的跑進來。他們在小桌跟前少停一會，可是當他們離開的時候——那兒竟是一個穿着舞衣和舞衣下露着上着底的氈靴的活潑的女人，好像扇子似的在那兒舞起來。客人們都好像變戲法的杯下的小球似的，三三兩兩的這兒那兒來回踱着。現在甚至可以說很風雅的柯庫雷什肯，帶着神飛色舞的面孔，在人叢中疾走着。台醫生鞠了一躬。范友寧送着他。）

可是通行證我來替費得奔走一張吧。就讓他夜裏到澡堂去都行的……（聽見門口的一陣熱鬧聲，往那兒望了一眼）這一層我或者親自來告訴他。（同台醫生

出）接客，謝明！

（柯庫雷什肯把電燈開開。現在舞台上場的客人們也都可以看見了，都好像壁畫上的人似的，帶着人體模型似的動作。外國話的聲音，從門口傳來。柯庫雷什肯往外看了一眼，他的身個彷彿都變小了似的。）

柯：（祈禱似的）先生們，注意……石普烈！

（一切視線都集中到門口裏。莫沙斯基飛快的進來。）

莫：（機密的）諸位……我應當提醒朋友們，石普烈一下班就到這兒來的。他夜裏沒有睡覺。所以最好不要用大聲的俄國話來激怒他……

（一陣死寂的恐怖。有的人退到門跟前。）

不，幹嗎呢……你們談你們的吧。石普烈自己也愛熱鬧呢。

（大家都屏着氣息。一個身體結實的，立方形的人，彷彿有人用小車推着他似的，邁着小小的脚步進來，他面色微黃，穿着略帶紫藍色的捆身的便衣。他的脖子只有同身子一起才能轉動。他的上身西裝的胸前，掛着一級鐵十字章。

他停住腳，望了一下。柯庫雷什肯走近着，手肘文雅的轉動着，彷彿浮水似的。）

柯：（深思熟慮的）歡迎，歡……

（這給人一種印象，彷彿迎頭開了一砲似的。那位活潑的舞女呵哈了一聲。舞台中間空了起來。石普烈的硬鬍子，成垂直綫的停到嘴唇上。臉色變了。他發出一聲奇怪的嘯聲。柯庫雷什肯面色蒼白得死人似的往後退着。）

對不起、不、不……

石：（好像面前是空無一人似的，向他走了一步）Ah, Himmelsarsch. [丘八咒罵人的話：呵，天曉得。]

（柯庫雷什肯緊靠到桌子上。他後邊的酒瓶子倒下來。他臉上表現着一種要命的死死的狂喜。石普烈的手掌，放到他的豎着的硬領上。一陣混亂。）

郭列斯尼柯夫嗎？

（他好像翻羽毛似的，把柯庫雷什肯的脊背轉得對着門，伸直着手把他帶着。）

他們倆好像跳舞似的，脚步合着脚步，眼睛望着眼睛，按着節拍走出去。柯庫雷什肯不加反抗，只是很怕踏着石普烈的脚。百分之三十五他已經死了。當他一出門，一個大個子的值日的事務長，就好像接小孩子似的把他接了過去。柯庫雷什肯的紅運，下去發展得更快了。不知從那兒隔着牆送來他的勉強發出的
一聲，最好可以說是驚奇的哭聲：「范市長！」於是一切都寂然了。那一聲槍聲，就彷彿有人在街上響亮的咳嗽了一聲似的。在這時，范友寧咬着鬍子回來。他一看就一目了然了。）

范：（眼睛找尋着）有一個小老頭在我這兒。他在那裏呢？

馬客人：（低聲）小老頭嗚呼哀哉了。

莫：（心煩意亂的折着手指）諸位，來一段什麼音樂也好。

（一個人把留聲機開起來。磨光了的片子響着 Polka-Pizzicato 舞曲。石普烈回來。）

石：嗚——弗弗弗！（也怪得很，——他這麼作着，一股煙就從他胸裏呼了出來）

他……回老家了。（幽默的）有一點點兒！

莫：（低聲）Das war eine alte russische Redensart [這是一句舊俄國話。]

（石普烈倔強的少沉默了一會，後來好像雷鳴似的大笑了一陣。那時大家都已經在嘲笑起柯庫雷什肯的慘敗。）

石：（哈哈大笑）Redensart? Ha! Trottel! [話頭嗎？哈！白痴！]

（三個德國軍官進來。范友寧鼓着掌，客人們都跟着他照樣作着。前邊一個軍官的嘴唇上，現着譏諷的嘲笑。）

軍官甲：Das Ist ja das reinste Paradies. [這簡直是天堂呵。]

軍官乙：So Ferns im Paradies Bordelle gibt. [如果只有天堂裏有這樣亂七八糟的話。]

軍官丙：（顯然在醉中）Aber Wir Sind Scheints, In die Abteilungf'ur Pferde

Geraten! [可是，大概我們是到了馬廄裏了。]

（他們一齊用金屬似的聲音笑了起來。石普烈斜着眼睛對他們望了一下。）

石：（抱怨着）Hier hangt das Bild des Fuhrers Meine Herren. [這兒掛的有希特勒的相片呢，諸位。]

（軍官們都胆怯的走到旁邊去。那混身披着綾條的活潑的舞女，引起了他們的注意，使那位小胖子不滿起來。莫沙斯基使了一個手勢，把范友甯叫到跟前來。）

莫：你自己對這整個的野獸園的底細都清楚嗎？

范：這那兒的話，莫先生。這是我們的實業鉅子，是辯護士！甚至還有人會唱低音呢，不過沒來得及出名的呵。

莫：晚會的安全問題你負責吧。家裏有香檳酒嗎？

范：在棹子上呢。大家等待勝利的呵，對不起，或者還有什麼人來嗎？

莫：我告訴你吧。司令過一刻鐘就來了。你請客人入座吧。

范：請貴賓們有什麼吃什麼吧。

（大家都往棹子跟前走着。石普烈在預定給魏柏坐的那張安樂椅的左邊坐下。）

他的週圍，顯顯然然的空了起來。莫沙斯基把錢放到自己前邊，用刀子敲着酒杯，叫大家注意。這敲聲又重複起來，因為有一軍官隔着棹子對另一個軍官說着笑談：『Ach, uebrigens……Kennen sie schon den neuen Witz? Also Zu einem Madchen kommt ein Jude……』[恰好你聽說過一個新的笑話嗎？一個猶太人去到一個姑娘那裏……]那個軍官已經哈哈的笑起來了。）

莫：主人請把酒倒上。

（倒酒的聲音在沉寂裏響起來。）

警備司令已經出門到這兒來了，他委託我說幾句話。沒有工夫了，諸位先生們，我說簡短點吧。（向石普烈）可以說俄國話嗎？

（石普烈大模大樣的把頭點了一下。）

諸位先生，當我們現在這樣痛痛快快的坐在慇懃的主人家裏，在寫着歷史的正義的最後一段的時候，就好像塞在瓶子裏似的被斯拉夫人緊閉在窄狹的舊歐洲的德意志民族，衝開了瓶塞，帶着新秩序和威嚴的意志，迅雷不及掩耳的向東

方湧來了。在這個時候，我們等候着有重大意義的電話報告……

石：Zeit！「時候到了！」

（在靜寂裏，他一直向電話走去，帶着期待的神情，把手放到電話的支柱上。）

莫：（大聲的）千百年來在東方的大門上掛着那把上鏽的鎖，被打壞了。諸位先生們……莫斯科馬上就被佔領了！

（范友寧偷偷的劃了一個十字，馬戲子用一條大手帕拭着額顱。大家都站起來，舉起酒杯。電話的響聲。石普烈拿起電話筒。）

石：Hier Hauptmann Spurre. Wer dort？（突然間幾乎倒到電話機上）Ermoordet……Wen？Uff！Wer noch？Lorenz, Pfau, Muelle……Ja！「石普烈在接電話的。你是那一位？——被打死了……誰？嗚弗！……還有誰？羅倫次，普拉弗，穆萊……是的！」

（軍官們都把椅子拉到一邊，圍着石普烈。）

范：（對莫沙斯基推了一下）什麼，那兒有什麼消息？呵哈，問他一聲也好，問莫斯科的教堂還在不在呢？

莫：（把石普烈的驚嘆口氣譯出來）靜一點！……魏柏被打死了。同他一塊的還有司令部的三個人。在往這兒來的路上被打死了。

（范友寧抱着頭。）

石：Wer ist der 'Ta'ter ? （憤怒的）Antworten sie auf meine Fragen Und Stottern Sie doch nicht So, Waschlappen ! Einer ? Jawohl. Ha, Sechs Schlüssel ! 「誰開槍的？照問題答，不要吞吞吐吐的，無能的東西！一個人嗎？當然的。開了六槍！」

莫：（向范友寧）開槍的是一個人。開了六槍……真鬼氣！

（范友寧把手從他肘子跟前拿過來。這時候馬演員利用這喧嘩的機會把酒杯送到唇邊。莫沙斯基用力照他手上打了一下。）

爲什麼喝呢，你這畜牲？

馬演員：（見怪的神情）怎麼去明白你呢……話中有話呢，還是照字面明白你呢？

莫：（咬着牙）照字面明白的。

馬演員：（從身上把酒往下抖擻着）呵，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石普烈對他們發着嗤聲。他的樣子很可怕。他的領子對他緊起來。客人們即刻少了一倍。他們好像人不知鬼不覺的來到這兒似的，現在又人不知鬼不覺的都散去了。）

石：Haben sie ihn geschnpppt? So, richtig, Ich bleibe hier, Bringen Sie ihn her! [把他捉住了嗎？那麼我在這裏。把他帶到這裏來。]

（他把電話筒掛上，倒到孤孤的偶然放在房子中間的一張椅子上。軍官們都已經在站着，用指頭按着棹子，以便增加自己的力量。）

Raus mit der Bande da! [把這個混蛋幹掉！]

莫：（向擠在門跟前的客人們說）諸位先生們，要在這兒舉行審判呢。審判的結果，你們將在廣場上見到的。祝你們夜安吧，諸位先生。

（他自己送着客人。石普烈一下兒也不動。在門口撞着了什麼人。於是在那時候，來遲了的客人——台醫生夫婦，連或疑都不會或疑所發生的事情，他們進來。）

台：范市長，還招待客人嗎？

安：費得晚一下來。正在給他裏傷的呢？

（范友寧到他跟前走着，一個指頭按着嘴唇。）

范：這樣的大亂子，你們聽說了嗎？把魏司令幹掉了。連一聲也沒哼呢。同他一起的還有六個人。都嗚呼哀哉了！

安：不會有的事……這真怕死人！

范：十顆子彈，一個跟着一個打了進去。當場就打死了。

台：這是誰開槍的呢？

范：一定是這傢伙……不是鄂包尼柯夫，就是何穆尼柯夫。唉呀呀，真可惜魏司令了。他的佈告就是現在還在亞木德達地方的牆上貼着呢。一下子可就把他打成

肉丸子了！

台：（抓住門框）那麼我們最好……

范：（擋住去路）恰恰相反呵，最有趣的一場要開始了。現在要把他帶到這兒了。

（向背對着他坐的石普烈點了一下頭）連他自己也忍不住的要看一看這位鐵烈尼柯夫是什麼東西呵。你們悄悄的去坐到牆角裏吧。

石：Tisch！ Papier。 [桌子！紙。]

（他不曾改變那斜放在椅子上的一袋麵粉似的姿勢。一張牌棹，放到她跟前，墨水壺，紙，玻璃水瓶，都拿了來，給陪審人坐的椅子，也都排起來。）

Nehmen Sie Platz, meine Herren！ [都請入坐吧，諸位先生們！]

（軍官們嚼着未吃完的東西，坐下。皮靴聲和武器聲都在響着。莫沙斯基很精幹的轉回來。）

莫：（向石普烈）他在這兒的。把他帶進來嗎？

（石普烈用食指做了一個手勢。莫沙斯基欠着身子出去。兵士們在門口裏站着

崗。一聲口令，後來聽見有一陣已經熟悉的，裂心的咳嗽。）

（安娜驚慌的站起來，向那聲音迎去，台醫生勉強把她擋住。就在這時把費得帶了進來。他沒戴帽子，穿着大衣，好像平常一樣，把手帕藏在袖筒裏。他看來似乎更其嚴峻和高大了。他帶着一種異常的興趣，向這一間他度過了自己童年時代的房間環顧了一下。衛隊長把費得的手槍放到石普烈面前，同時貼到他耳朵上對這作了一點補充的報告。靜寂得好像開始奠祭似的。石普烈在自己的犧牲品的週圍走了一圈，把費得肩上的一片極小的柔毛取了下去，後來在兇惡的沉默裏坐到自己的坐位上。）

石：（向莫沙斯基） Verhoren Sie ihn [審他吧。]

莫：（帶着兇惡的着重的溫雅的神情）站遠一點。

費：你別怕。我的武裝都被解除了。

莫：站遠一點。

（費得往後退了一步，凍得拭着手。）

我勸你老實回答吧。這樣快一點，而且少痛苦。這是你開槍把德國警備司令打死了嗎？

費：首先我請你叫不相干的人都出去。這不是帶着一個演員的戲院子……

（莫沙斯基向他眼光望的方向回顧了一下，看見了台醫生夫婦。）

莫：這些人在這兒幹什麼呢？

范：（微微站起）他們都是證人。叫他們認一認暴徒的爲人呢。

莫：我準許他們留下吧。太太，你坐近一點吧。你也……（給台醫生指着坐位）到

這兒坐！（向費得）什麼姓名？

費：我想抽一支烟。

（莫沙斯基望着石普烈。那位用手指作了一個準許的表示。莫沙斯基拿了一根

紙烟，伸給費得。）

還有洋火。

（石普烈冷笑了一聲。莫沙斯基把洋火遞給他。他們互相瞪着眼睛。火燒着指

頭，可是憤怒燒得更厲害呵。當燒過的捲起了的洋火頭，落到地下的時候，莫沙斯基就轉回身來。）

范：（異常昂奮的）你瞧，此公真是捉摸不透呵！

石：Wer ist der Mann？〔他是誰？〕

莫：那麼，你是誰？

費：我叫恩得烈。我姓郭列斯尼柯夫。

（被一個鼎鼎大名的人名子弄到催眠狀態的人們，都驚動起來。安娜舉起手來，彷彿想擋住兒子的不可收拾的命運似的：「不，不……」石普烈帶着發問的神氣，全身都轉過來對着她，——她已經鎮定起來了。）

記錄起來吧，我不再重複第二次了。

莫：（懷疑）這確實是你的姓嗎？

費：你想着我自己爲了光榮而替人死在絞首架上嗎？這對於冒名頂替的人恐怕太過於光榮了吧。

莫：（向一個軍官）Bitte, schreiben sie auf！〔請記錄下來吧！〕（向費得）你的職位，身份，職業。

費：我是俄國人。我保衛祖國的。

莫：我明白，可是……我們需要知道你最近的官職。

（沉默。）

范：請讓我解釋一下吧。他是縣蘇維埃政府主席。

（莫沙斯基對那位記錄着的軍官低聲的口述着。）

一點也不錯。就讓問問台先生吧。他們是醫生，一切居民他們都知道的。

莫：你能證明嗎？

台：（不十分相信的）是的……我們在會場上遇見過的。

范：你順便問一問太太吧。

（莫沙斯基把眼光移到安娜身上。）

安：（目不轉睛的望着費得）是的。雖然從最後一次見面起，過了十年了，可是我

似乎還認識他。我現在可以去嗎？

莫：再少等一下，太太。

（台夫婦坐下來。）

石：Wieviel Mann hat er gehabt? [他有多少人?]

莫：你有多少人……

費：問題我明白了，軍官。我們有五個人。

（石普烈冷笑的密縫着眼睛。）

莫：（幾乎偷偷的）你沒弄錯嗎，郭先生？

費：（照他的口氣說）不，我在數學上挺好着呢。

（大家都少微笑了一陣。）

莫：可是你們的人真真正正的同時在十來個地方幹呢。最低限度我們以為你們有三四十個人。

費：這是我們幹得這樣好，才使你們覺得有四十來個人呢。（謹慎的）別忙，當他

們剩下四個人的時候，他們也叫你感到是一千人呢。

（范友寧侷促不安的照台醫生腰上推了一下說——多麼樣大胆呵！）

莫：（抑制着憤怒）你這荒淫無賴的東西，如果你再嘲笑的話，我親自從你這嘴臉上把這笑剝下來的……

費：（也低聲的，同時帶着發黑了的的眼珠）這是你的媽媽在外國教你的俄國話嗎？（石普烈用拳頭在桌子上擊了一下。有玻璃杯碰到水瓶上的聲音。莫沙斯基的剛才的溫雅，連一點影子也沒留了。他說着『鬼東西，你想快死嗎？』的話頭，猛然的起來，抓住手槍筒，向費得撲去。兩個兵士習慣成自然的從背後把費得扶直。安娜把眉頭一皺，目不轉睛的望着兒子的面孔。）

范：（抓住莫沙斯基的肘子）可別在這兒，莫先生，行行好吧，好朋友……別在這兒！這兒有宴席，你把我的整個場面都要濺得一塌糊塗呢。那兒我們有一個靜小儲藏室……莫先生！

（石普烈也用手勢表示着在那兒幹着好得多。把費得帶了出去。）

安：軍官先生，如果不讓走，那麼我過後再回來也可以。我不喜歡憲兵們的取樂。

莫：（心煩意亂的）你們隨便着吧。謝謝你們，太太。

（他忙着去追那些去了的人們。）

安：我的頭暈起來了。把我帶着吧，伊凡。

（她望見落在地板上的費得的手帕。她站到那跟前，把牠拾起來。手帕中間有一個大紅斑……大家都看着。她又把手帕丟到原地方。）

連這兒也都有血的。世界上儘都是血呵！……

（范友甯慇懃的把台醫生夫婦送到門口：安娜先出去。）

范：醫生，你的太太真是鐵石心腸呵。你就差些了！

（於是就一下子就隨後把門關了起來。石普烈惡狠狠的望了一下電話，突然就改

了方向，在室內踱着。他甚至拿起電話筒，嘯着，敲着電話機，彷彿想竭力在牠裏邊激起勝利的呼聲似的。後來心裏異常不安的莫沙斯基，領了一個騎摩托腳踏車的人進來。行着敬禮。石普烈從司令部公用的一個大信封裏，抽出寫着

寥寥數語的一張小紙條來。他把牠在手裏轉動着。莫沙斯基賊頭賊腦的隔着肩望了一眼。他臉上表現着狼狽的神情。）

石··Verhor vertagen! [案子移到明天審吧!]

(騎摩托腳踏車的人出。軍官們退去。衛隊長收着崗··“Wegtreten, Marsch!”
[衛隊，撤崗!])

(石普烈還是儘在看着紙條。)

范：呵呀，好朋友，有新消息嗎？

莫：(匆匆忙忙的扣着袖口上的扣子)范友甯，你的進宅酒吃不成了。莫斯科附近糟了。

范：(不吉利的)那麼，你們要逃之夭夭嗎···莫先生···可是我們呢？

(莫沙斯基也出去，石普烈還儘在站着。范友甯想打聽情況，謹慎小心的端了一杯酒走到他跟前。)

范：請敬你一杯酒···添一股勁好吧？

（石普烈彷彿不認識似的，由上至下的望着他，於是突然抓住他的肩。這是狂憤的突發。石普烈和范友寧兩個人都咕咕嚕嚕的說着什麼話，他倆都在狂憤的狀態中。酒從杯子裏濺出來。石普烈把范市長扔到椅子上，沈寂裏只聽見陣陣的喘息聲，石普烈退席了。范友寧好久的坐着，密縫着眼睛：柯庫雷什肯的命運還在他頭頂上飛翔着。當他把眼睛睜開的時候，——郭列斯尼柯夫一隻胳膊上穿着毛皮短上衣，另一隻胳膊裹着綳帶，站在他面前，帶着好奇的神情，仔細的端詳着他。）

郭：他沒有把你的脖子扭傷嗎？

（范友寧密縫着眼望着他。）

我本可以早點進來的，可是我看見你正在忙着應酬客人……（用手勢比方着）我不願意打擾你。

范：（惡諷的）好孩子，你打算到澡堂去嗎？

郭：我走得了。在爹老子家裏坐得時候不小了。

范：費得，最後你同老頭兒坐一坐吧。

（郭列斯尼柯夫坐下：他的企圖不會落空呢。）

你坐近一點兒吧。

郭：聽說捉住了一個暴徒。爲你什麼不樂呢？

范：費得，我在想心事了……當紅軍退却的時候，我在路邊這樣站着。靜悄悄的，連咳嗽一聲都怕死人的。可是他們走着，走着……你曉得，不知道是牙齒呢，還是雪鞋下的雪呢，在吱吱的發響。這時就有一個穿着軍用小外套的年輕輕的青年，跳到我跟前，抱住我，用呼吸燒着我說……『你別傷心吧，老爺爺。俄國人會回頭呢。俄國人從來總是要回頭的……』（瑟縮的）你想怎麼樣，那位青年不會說話不算話吧？

郭：范市長，你曉得更清楚了。那位青年抱的不是我呵。

范：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情呢：從前有一次，當我一進到小院子裏。去找着你爹老子說——『彼得，你把馬車套上吧！』他把外套一披，把那火紅的腰帶一紮……

我們就往那藤田裏，往那風生的草原裏馳去了……呵哈！

（郭列斯尼柯夫的姿勢一點兒也沒有變，同樣的，在洩露自己手段的范友甯的臉色上，也一點兒沒有變。）

我們並沒有得罪過你的爹老子。過年過節的時候，給他送衣服，給孩子們送糖果吃。（到他膝蓋上推了一下）唉，你把范友甯的點心都忘記了嗎？

郭：范市長，你在同誰說話呢？我不明白。

范：（嚴峻的）上帝現在把你的命救下了。上帝同我，同范友甯呵。這是我同他把
你從絞首架上救下來的呵。

（台醫生住的那邊，起了兩聲很高的鋼琴的諧音，接着就奏起音樂來，有時幾乎是消沉下去的音樂。）

鐵石心腸的老太婆在奏樂的。她想對我表示她不心痛自己的親兒子呵。（悄悄的）恩得烈，你投降吧。因為你在我手心裏了。

（郭列斯尼柯夫飛快的站起來，環顧了一下。在滿洩着月光的結霜的窗子上，

有一個背着槍刺和戴着鋼盔的人影，過後又來回踱了起來。于是他坐下吸起烟來。）

郭：向那投降呢。我處在你的網羅裏呢。你說吧，幹嗎叫我呢！

范：在一次險惡的天氣裏，我們碰見了。風把多大的樹都刮倒了，你回頭看一看吧。在這被狂風吹倒的人間的大樹當中，我們擁抱着要跨台了……呵，或者我們好好兒分手吧？

郭：可是你不放手吧，你這臭貓。

范：好朋友，我自己把門打開的……不過當那位穿軍用小外套的青年一回頭的話，我的晚年請你庇護庇護吧。我並不夢想着我的商行。並沒心情去想那妮儂的捲髮呢：子孫們躺到先人的枯骨上酣睡吧！就讓給一個馬夫，或者給一個看守倉庫的當一當也好……你瞧着走開吧！（少沈默了一下）只有這一道門是出路。那兒你出不去呢！

郭：那麼，俄國人在莫斯科附近把你們的軍隊打垮了嗎？……

范：春天和生命，一切的一切統統都擺在你面前了。好孩子，你聞一聞吧，好一股氣味呵！你拿住吧，你藏着吧，我白白的送給你的呵……夜，因為這是夜呵，我們的話誰也聽不見呵。

（郭列斯尼柯夫深深的吸着烟，往全胸膛裏吸着。）

把繩結從娥爾迦的脖子上取下來吧……那粗繩子呵！

（他往後倒到安樂椅上。郭列斯尼柯夫把烟頭在皮鞋後跟上擦滅。）

郭：是的，你說的這位青年要轉回頭了，范先生。對你的子彈已經裝到子彈夾上，推到槍膛裏了。他們不把賣國賊收作俘虜的……起初我想着你在俄國的火場上尋找着去洩憤的。高風勁節的人物，爲着復仇的正義，三次付出死的代價呢。可是你已經把一切都寬恕了。你活不成了，范友甯。戰爭的風雲把你們捲了起來，就好像一團臭氣逼人的灰塵似的……

你覺得你是城裏的主人，可是主人是我喲。你瞧，我赤手空拳的在站着，是你的俘虜。我的肩在發痛……可是你還是害怕我。你甚至在大權在握的時候都是

小胆子的人，你最希望的就是敵人的恩典。你瞧，我要走了……你甚至連咳嗽一聲，叫德國衛兵照我脊背上開槍，你都不敢呢。我們就是在死了以後也更可怕呢，范友甯。（他用一隻左手很難把扣子扣起來）呵，我走得了。我同你說話說住了，別人都在等着我呢。

（他出去。成了渺小的，變老了的范友甯，一下也沒動的從他後邊望着。自鳴鐘在報着時辰。哭泣聲從范友甯胸裏呼出來。他一下子跳到電話跟前。）

范：警備司令部。把電話掛上！這是范友甯。（搖着電話）

你胡說八道，我的刀子比你的利得多呢，你瞎說……（對着電話筒）二號。這是石普烈嗎？這是范友甯說話的。好朋友，請趕快派人到這兒來……我給你預備了一件小禮物……對！對！對！（扔了電話筒）好小子，爲了他你回來吧。唉，漫漫長夜呵，唉，別忙着回答吧！

（第三幕完）

第四幕

一間倉庫的地下室，用作臨時監獄。沈重的穹窿的頂棚下，有兩個半圓形的窗子。一個帶着木板的下貨斜槽的窗子，死死的閉了起來，另一個窗子是愉快的，邊緣還留着不久以前的暴風雪所留下的微紅的殘雪。在那兒，在上邊，是十二月間稀有的晴朗的正午。彷彿被風吹來似的太陽的光輝，在粉了的磚牆上閃灼着，牆上留着題字的痕跡：『魯柯楊諾夫，一九〇七』，還有『禁止吸煙，違者罰洋一圓。』

往下邊一點，在暮色裏，在牆的突出部份的後邊，隔着教堂式的圓格子門，看見有一個德國衛兵：他的皮帶的鈎子上，掛着一個俄國馬燈。這是地下室的一部份。右邊的另一部份，有一道低低的弓形門相通着，消失在黑暗裏。用各種各樣的木箱和麻包堆成的床舖上，躺着最近幾天來剩下的押解到這兒的人們：穿着皮短衣的老人，和穿着小草鞋，貼到他肩膀跟前打盹的孩子；大身個的，心神不安的麻子葉戈洛

夫，他來回踱着方步，彷彿想從這公墓裏找出路出去似的；達達洛夫站到牆跟前的木箱上，手指用破布包着，——有時短短的，惡狠狠的抖擻着手指；娥爾迦穿着毛皮短上衣，熱烈的，大概是徒勞無益的說服着一位時時覺着冷的穿着男外套的女子；耳朵凍傷了的，戴着舊帽子的瘋子……其餘的人都一下不動的躺在舖上。頭頂上有一種什麼不均勻的聲音在響着，那位瘋子躺到牆跟前的蔴包上，疲憊的重複着這種幾乎可以說是音樂的真純的調子。門外的兵士，在這兩種融合在一起的背景上，哼着舊的戰歌：

Steh ich in finsterner Mitternacht,

So einsam auf der stillen Wacht

So denk ich an mein teures Lieb,

Ob sie mir treu und hold verblieb……

「當我一個人在半夜裏站崗。

四週靜寂得沒有任何聲響。

我靜靜的想着我心愛的人兒。

對我是否還忠實而溫柔，和箭一樣。」（註）

達：（把兩隻手伸開，舉到頭頂上的陽光裏）太陽光晒得癢癢的，晒透了。我想着，如果白天夜裏都這樣的晒着，整整晒牠一年的話，我的指頭許會晒好的吧……是嗎？

娥：別想這些吧，達達洛夫。不想牠，牠就不會這樣痛的。你說下去吧。

達：（不斷的楚痛，使他惱起來）呵，這時他媽的娘的就罵起我來……他嚷道。「達達洛夫，這是你這婊子同郭列斯尼柯夫把列火車弄翻到溝裏去了嗎？」我回答道：我本可以把牠弄翻了的，不過那時沒有工夫了。你不能一下子樣樣都幹了的！可是我問道：郭列斯尼柯夫是什麼人呢？……他們笑着說：『好吧，現在我們把替死鬼給你瞧瞧吧。把他帶過來。』又辦起公來了。於是馬上就客氣得……

註：此詩無俄文，由喬木先生從德文譯出。

葉：文明民族呵。因為他們是：你別把紙烟頭往地下擲。你一擲的話，馬上就罰你七個銅板。

達：對，對，對！『你把手放到棹子上。把手指伸一伸吧。』可是我已經不覺得痛了。噢，我想着，他們把我們的一個好朋友捕住了！……還沒有到第三個手指的時候，我一聽——人家正在押解呢。我用眼邊看見，有一個人勉強的移着脚步，可是我不敢把眼睛抬起來……我胆怯了，我心軟了。可是後來我打眼睛一看，我的心就……

葉：（懷着希望）不是他嗎？

（達達洛夫對那突然停止呻吟和搖幌的瘋子，斜着眼睛望了一眼。大家都向他轉過臉來。那位更其用心用意的照舊作起來。）

娥：這沒有趣味的，達達洛夫。實在的，沒有趣味。

葉：（激烈的）爲什麼呢，娥爾迦，簡直有趣極了。

（沉默。）

達：（仔細端詳着包着的指頭）這真是兩隻能手呢：什麼都會的。會給你用皮子鑲氈靴，會勒馬，會用手風琴拉舞曲……也會放槍。（幻想的）噯，最好是在靜靜的，靜靜的夜晚，當花兒都睡下過夜的時候，我在山谷跟前，遇到這隻野豬，個對個的來一下多好呵。我什麼也不用的，也用不着你那飛快的小刀子……

葉：是的。你還想要什麼呢？

達：（賠罪的神情）最後能喝一頓白菜湯也好。

葉：還要嗎？你叫吧，別客氣。

達：外邊在幹些什麼，也想看一看呵。

（葉戈洛夫抬起頭來，向窗子看着。）

葉：這是可以的。現在我們打聽一下，看外邊有什麼消息吧。（他把木箱子一個架一個的架起來。）

老人：那就叫我的小孩子上去吧。他輕些。

葉：別叫醒他吧。他睡得好甜蜜呵。

老人：沒關係，他在咱們這兒過慣了。（搖着小孩）普洛柯菲，普洛柯菲……滑冰真滑得不少。你瞧，鼻子都完全凍了。你醒醒吧！

（孩子揉着眼睛。）

呵，爬到上邊打聽打聽消息吧。大家都請你去的。

（在牆的突出部份的後邊站着的衛兵，看不見小孩子怎麼到窗子上爬着。老人從下邊扶着這一搖三幌的木箱搭的架子。）

普：呵哈，好大的雪呵！

葉：你瞧事情吧。那木頭柱子似的衛兵還在站着的嗎？

普：瞧不見。有一個什麼小丑在這兒跺着腳取暖呢。

（隔着窗子望見：在那一下不動的步槍槍托跟前，有兩隻紮着軍用裹腿的受凍的德國人的腳，無聲的在跺着。）

跳你的吧，跳你的吧，我們等着呢。

（他甚至在和着：『把袖子從背心上撕掉了，把袖子從背心上撕掉了……』他

的腳的動作及和唱，給大家一種愉快。）

老人：別瞎鬧吧，孩子。人家會聽見的。

（兩隻腳終於離開了。）

普：（吃驚的）真好像打鞦韆似的，老爺爺。

達：（惡狠狠的低聲說）不是往那兒看的。往天空裏看一看吧：誰的在飛呢……咱們的，還是他們的呢？

（於是即刻就送來遠遠的一聲高射砲聲。）

普：還用問呵。難道他們還照自己的飛機打嗎！（向老人）別的再沒有什麼了，老爺爺。只有大羣的麻雀在飛着。

老人：下來吧，人家還會開槍打呢。

（小孩子及時下來。樓梯上的脚步聲。鑰匙的響聲，達達洛夫倉卒的說：『這是對的，監獄裏鑰匙一定要常常響着的。我在書裏讀過的。』除了那個瘋子以外，大家都凝視着門。娥爾迦往梯子上望了一眼。）

娥：都安生一點，同志們，都安生一點吧。大概是把郭列斯尼柯夫審問了以後，往這兒解的。

（門拴在響着。衛兵押着費得進來。除了他的袖子破了以外，他身上看不出有什麼損傷的。上身西裝披到肩上，歪着頭。衛兵們把他放得靠到牆上，認為他是穩穩當當的站住了，於是就出去了。）

娥：同志們，誰來幫着把他引到床跟前吧。

（誰也沒有看費得。娥爾迦一個人往他跟前走着。）

葉：（低聲）這是他嗎？

達：是他。

葉：（幽默的）恩得烈完全變相了。你認不出來了。

娥：（彷彿叫醒着睡覺的人似的）恩得烈，恩得烈……你看我一下吧。這是我，是娥爾迦。呵，那兒剛才怎麼樣？我們覺得你在那兒待了一年似的。

費：（向妹妹望了一眼）當時的話……長着呢。

娥：（受不了他的眼光）走吧，我把你放下躺一躺。

（娥爾迦在沈默裏把他引到牆跟前自己的地方。她幫他把那變重了的兩腿放到床上，她自己坐到跟前。全幽禁室裏的人，都偷偷的望着他們。）

躺你的吧。現在你應該躺下休息休息吧。我現在把你的上衣縫一縫。

費：娥爾迦，現在這是多餘的奢侈呵。

娥：郭列斯尼柯夫應該時時刻刻都弄得乾乾淨淨呢。甚至今天，甚至在那兒。讓什麼人也看不出來這……當一個郭斯尼柯夫是多麼難呵。把衣服給我吧……（她把自己的上衣脫了，蓋到他的胸上）你躺着吧。應該這樣的。

葉：（向達達洛夫）呵，真是英雄呵……你沒瞧見幹什麼的嗎？

（達達洛夫很快的把小外套從自己身上脫下來，只剩下一件燒汽鍋穿的貼身子小褂。）

達：娥爾迦，最好把我的棉外套給他蓋上吧。你會着涼的。

娥：謝謝你，達達洛夫。可是你自己呢？

達：我不冷。我現在熱得冒火呢！（走到床跟前）你好吧，郭同志。你不認識朋友了吧？我們一塊兒找過死呢。

娥：別打擾他吧，達達洛夫 過後再說吧！（蓋着小外套）你想喝不想？可以弄一點雪解渴的。

費：不，我挺好。我甚至連咳嗽也停止了。（微笑了一下）我一定是恢復健康了。把我連頭蓋起來吧。

娥：爲什麼呢？

費：（模仿着她的話）應該這樣的。

（她給他蓋了蓋）

娥：（向一位女人）你說你有一根針。請你給我用一下吧……呵，還帶綫呢！

（她做起活來。葉戈洛夫走到跟前。）

葉：（望着她的靈活的手）娥爾迦，你把我們弄糊塗了。我從小就認識郭列斯尼柯夫的……連他的母親，連他的爺爺都認識的。

娥：（降低聲音）這一位今天先死呢。

達：（高傲的）有什麼呢，裝郭列斯尼柯夫而死——這是莫大的光榮呢。

娥：到那角裏去，把別人都叫去吧。我馬上到那兒去。

女人：娥爾迦，你去吧，我自己來縫。應該作一點事，作一點事……

（娥爾迦把活交給她。人都聚會到屋角裏的窗子下邊。那位瘋子現出心神不安的樣子來。開會了。衛兵又哼起歌來：

Als ich Zur Fahne fortgemusst,

Hat sie noch einmal Mich gekuesst,

Mit Blumen Meinm Hut Geschmuckt

Und liebend mich ans Herz gedruckt.

〔當我必須應徵入伍的時分，

她還給我甜蜜的一吻，

她用鮮艷的花枝，插上我的衣裳，

她還甜蜜的抱着我，緊靠在她的胸膛。〕（註）

註：此詩亦由喬木先生從德文譯出。

（普洛柯菲睜開眼來。）

普：（不轉頭的）爺爺，爺爺……

老人：孩子，幹嗎不睡着呢？

普：爺爺……這痛嗎？

老人：這痛不久的，好孩子。（帶着嚴肅的溫存）可是因此你是同誰相比的呵！你在學校裏大概講過米寧（註一）和蘇沙甯（註二）的故事吧？

（普洛柯菲微微密縫着眼睛，向自己前面的空間望着。）

那都是些大鬍鬚的人，他們都好像堅強的橡樹似的。多大的風都搖不動他們呵

註一：當一六〇五年至一六一二年間，波蘭軍隊曾數度入侵俄土，並於一六一〇年秋，攻陷莫斯科，進入克里姆宮，尼日尼，戈洛得的商人米寧（Kuzma Minin）與王子波仁爾斯基（一五七八——一六四二）於一六一二年，八月至十月間，將波軍驅出莫斯科，光復國土，俄人尊爲民族英雄。克里姆宮前之紅場上，現尙有此二人之銅像。

註二：當一六〇五年至一六一二年間波蘭侵俄時，俄國各地農民，曾組織遊擊隊，反對波蘭人之侵略，伊凡，蘇沙甯（Ivan Sussanin）是科斯特洛木地方的農民，當波軍強迫其引路時，蘇沙甯即將波軍誘進一個大森林裏，在遊擊隊的協助下，將波軍全部消滅。

！可是你還是一個少年，可就同他們一模一樣高的站着呵。連你，連你也保衛了俄國的江山。你坐在獄裏，人家把你的冰鞋奪去，你睡不着覺。可是史大林已經曉得你了。不過他不能露出來，因為他的地位太尊嚴了。各國的使節都候着去拜會他，軍隊都在站着，將領們在等待着命令……所有的人們都是老練的，嚴肅的大人物呢。這兒叫人聚精會神得連眉毛都不動呢。可是他心裏只有一件心事，就是一個十三歲的俄國兵士普洛柯菲，在魯柯楊諾夫的地下室裏受着痛苦，等着德國劊子手把他處死呢。

普：（興奮起來）爺爺……人家打電話報告他的嗎，還是打無線電報告他呢？我想用無線電許快一些吧，是嗎？

老人：不，孩子。關於這一層，用直達電綫打呢，從一個人的心裏到一個人的心裏傳達呢。

（會開完了。小孩子又把眼睛閉了起來。）

葉：（由老人跟前過去）這是你的孫子嗎？

老人：還更親呢，朋友，他從前已經就是我的孫子呵。

達：在戰爭裏大家都是親人。

葉：他們怎麼把你同孩子弄去了？

老人：我們鬧錯了。（照那又停止了自己的練習的瘋子矚了一眼）你曉得，我們的狗餓了。我們就到河邊去給牠找蘑菇吃。可是我們一瞧，有一隻耳朵從雪堆裏露出來。耳朵下邊有一個人，有一個壞蛋，一個死玩藝……

葉：（大聲的）我們最好就用耳朵來喂狗吧！

（於是瘋子又聚精會神的作起自己的事來。葉戈洛夫坐到費得跟前。他沒把他的臉掀開，同他說着話。

怎麼呢，同志？……痛嗎？

費：現在好些了，我暖熱了。

葉：可是你別害羞吧。當打你的時候，這是很痛的。你無論問問誰，都挨過打的。打過你嗎，達達洛夫？

達：沒打過我身上。只……只刺過我的指甲心。

葉：你聽見了嗎？他們連嘉德琳都沒憐念過的……可是本該憐念的呀：因為她懷着孩子呢。將來還要輪到娥爾迦的。（於是，他用眼睛把幽禁室張望了一下，就走到瘋子跟前）他們把那一個老伯伯打瘋了。你瞧他幌得那股勁呵……喂你這廢物，打你了嗎？

瘋子：（哭聲）打了……

葉：（向同志們膘了一眼）打的厲害不厲害呢？

（那位已經後悔自己說錯了。葉戈洛夫學着他帽子的綾條上插的那一根雞毛，就用一小束乾草插到自己的耳朵後邊，蹲在他旁邊。）

你是什麼……是安生生的瘋子嗎，或是好像我一樣，是一個狂暴的人呢？我不喜歡人家對我不開口的，（粗暴的）你瘋了好久了嗎？

瘋子：到禮拜二就個兩月了。

葉：好久了呵！我的資格淺些……我還是所謂瘋子的愛好者呢。因此，有時我的靈

感上來，照別個混蛋東西的眉頭星上很很的來一傢伙……這印象叫他一輩子都忘不了的。（把拳頭送到他眼跟前）你瞧瞧吧，真呱呱叫呵！（站起來，用另一種口氣）我們要在這兒開會的。你坐到門跟前，去大聲哼唧，給衛兵解悶吧。話完了，去你的吧！

（轉瞬間，瘋子由蔴包上去到給他指定的地方。）一個不幸的女子給你唱了催眠歌，她替你向上帝求過福呢。（向大家）開始吧，同志們！

娥：（把費得的臉少微掀開一點）你沒有睡着嗎，費得！你的朋友們想同你談一談的。（她幫他穿着衣服）你可以躺着吧，費得。

費：不，我想坐起來。你幫我一下吧。

（他把腿放下來。達達洛夫把外套穿上。）

葉：（傷心的）我們不舉主席團吧？讓一些在最悲慘的日子裏，爲了這個，現了人間最寶貴的東西……而先獻出自己全命的那些人做主席團吧。同志們，還有一位到咱們這兒來了。娥爾迦對大家談過他呢。

（突然起了飛機低飛的嗡嗡聲。機關槍的掃射。一致的嘆息，那位女人突然間仰着頭，撕破了自己頭上的頭巾，大聲哭叫起來。）

女人：替我們報仇吧，替我們報仇吧……打死劊子手吧，打死劊子手吧！

（除了那個嚴肅的皺着眉頭望着瘋子的孩子，一切都離開了位置。門外亂動了起來，衛兵走到格子頭跟前，拉着槍栓。娥爾迦匆匆的把那位女人引到幽禁室的另一面。安靜起門。孩子閉起眼睛。）

達：（抱怨着）遵守秩序，同志們，遵守秩序。

葉：（平心靜氣的）這一位兩次請求恩得烈，要做他的游擊朋友。恩得烈當時採取了對咱們大家所必需的慎重態度。孤孤的剩下的這一位，他的行動很好。（少微提高嗓子）他打死了劊子手，來到咱們這兒。當恩得烈離隊的時候，他就頂替了他的名字……

娥：而且沒有敗壞他呢。

葉：……而且沒有敗壞牠。恩得烈忍着極大的痛苦，爲了大家的事業，接受了這犧

牲。我們簡單的說吧：任何時候人家都會打斷我們開會的。對這位同志誰有問題。

達：我有，（向費得）她說當你那夜裏從家裏出來的時候，就是那個帽子上插着鷄毛的那個人，站在門跟前。你彷彿考慮了一下，于是就留個空叫恩得烈出去了。

這話對嗎？

葉：（向費得）你回話嗎？

費：是的……這不對的。不過是在我看了阿妮霞以後，我心裏全都燒焦了……我記不得了。

達：是不是因爲你見怪了，才當郭列斯尼柯夫呢？比方說，你不想收活的，叫你收死的吧。好比說，隔着我父親的窗子，你欣賞着我替你吊死在絞型架上吧……這樣的人我們不要的！

娥：費得，你爲什麼頂替別人的名字，你解釋解釋吧。

費：我覺得……（在他的微笑裏，有一種打破了的小孩子費得的相片上的那種神氣

(……當那已經死了的郭列斯尼柯夫又突然的幹起來，那將使他們更害怕呢。
(咳嗽着說)大概他現在沒有睡的，沒有睡的……)

(沉默。)

我把自己的生命交給了你們……連收據也不向你們要的。

葉：同志，別生氣吧。遊擊隊員任何問題都有權問的。(向躺在藤包下的人)巴威爾，你不想說兩句話嗎？

(沉默。)

如果我們的良心不說話，那事情是很明白的了。我來付表決吧。誰反對這位加入咱們的殲滅隊的……請舉手。

老人：什麼，當英雄不要叫人請的……這兒應當自願加入的呢。

葉：巴威爾，你怎麼樣？

(沉默。葉戈柯夫從他臉上把藤包掀開來。那位睜着眼睛躺着。)

巴威爾，巴威爾……你怎麼呢？你聽見我說了嗎，巴威爾？

（沉默。葉戈柯夫又把死者的臉蓋起來。）

這麼着，意見一致了。呵，來吧，讓我來親一親你吧，新的郭列斯尼柯夫！

達：（狠狠的，堅強的）到嘴唇上親，到嘴唇上親吧！

（葉戈柯夫擁抱着費得。樓梯上邊的什麼地方起了一片嘈雜和人語聲。聽見有
口令：“Ganzer Zug halt. Links um Richt eucht！”〔立止。向左看齊——〕）

（瘋子於是剝去了自己的假面具，挺直的站着，恐怖的貼到牆跟前。）

葉：同志們，準備吧。

（除了費得以外，大家都在舞台的右前部集成了一堆。）

娥：脚步走整齊，看起來痛快些，舒服些。今天晚上還來代替我們的那些人，他們在看着我們呢，同志們，要作漂亮些，作漂亮些！……（向費得）起來吧。費得。時候到了。

（費得加入到其餘的人裏邊。有人在門外出現了。）

達：從前出發的時候，還敲着鼓。我在書裏讀過的。我有點聽不見……

（小孩子在床上找着帽子。）

老人：把帽子留下吧，普洛柯菲。這兒沒有多遠。

（門開了。德國兵士們，石普烈和莫沙斯基都進來。軍官的皮帶上掛着照相機。）

達：大概照相作紀念的。給他們的母親寄的呵！

石：（指着門，用嘯聲說）歡迎！（註）

（大家都一齊向前走動着。衛隊長預先伸出手——伸着三個指頭來指示着。）

葉：人家叫成三個人一排的走……

（瞬息間的混亂，——沒有一個人互相間望着眼睛。葉戈柯夫使眼色挑選了第一組。）

呵，我去，（向費得）當然，你也……

達……我也來。我們去，我們去……我叫他們瞧一瞧，我叫他們那些混蛋東西瞧

註：歡迎兩字應讀爲「花榮」字音。

一瞧咱們的人是怎麼死的吧！（向費得）你扶着我的肩吧。恩得烈。我的肩目下結實着呢！

費：不要緊，我自己走。（向娥爾迦）如果你看見母親的時候，你向她解釋一下吧……昨天夜裏我並不是喝醉了。我只不過是那時候兩夜沒有睡覺，當時沒有地方睡呵……

（兵士們圍着他們，把他們帶出去。最後一個離開地下室的是莫沙斯基。）
娥：我告訴你，軍官……軍官會說俄國話嗎？

（莫沙斯基把頭低着。）
這兒有懷孕的女人呢。

莫：（聽了這話把眉頭皺了一下）小姐，這繩子結實着呢。

娥：（低聲）……還有小孩子呢！

莫：你耽誤我的事，小姐。（向普洛柯菲）你幾歲了，普洛柯菲？

普：（帶着挑戰的神情）十七歲了。

（莫沙斯基帶着嘲笑的神情鞠了一躬，出。普洛柯菲已經自動的起來，沿着木箱到窗子跟前。）

趕了多少人啊……

（他從窗子的裂口裏，把帽子抽出來。風把一小把雪吹到他臉上。又是一陣高射砲聲。）

爺爺，可是……史大林的個子很大嗎？

（老人默然不語，他聽着上邊的噹噹聲。）

娥：老伯伯，你在那兒看見過史大林呢？

老人：是的，我們爲了農業問題見過面的。我培養了一種驚人的東西……（彷彿重新又看見了的樣子似的）很大很大的一個大廳，我們那時有一千多人。可是彷彿空空洞洞的，冷清清的似的。於是進來了一個人，馬上連一點剩地方都沒有了。於是覺得很擠，也覺得熱烘烘的了。

（小孩子從窗子跟前轉過身來。一切都靜寂了。聽見在廣場上重複了兩次叫聲

：『史大林，史大林……』（聲音未說到底就中斷了。）
可是他的身個完全是平平常常的呢。

（一排高射砲聲更近更響了。）

拿禮砲來代替鼓聲的嗎？

普：（抓住格子）爺爺……降落傘，降落傘。天空裏都擠滿了，爺爺!!!（他跳下來，一頭杵到老人的膝蓋上，於是一天來胸中的一切積憤，現在都迸發成不害羞的幼稚的眼淚來）史大林，史大林來了……

（隔着窗子看見有飛跑着的腳。揉皺的降落傘，好像桃色的雲似的，剎那間把窗子遮了起來。後來有一個人哭喊着『唉，你這壞種』，就拿槍托把用木板閉死了的窗子打開來。於是馬上就有幾個人嘩嘩喇喇的響着，喊着，順着下貨用的斜槽，下到昏暗的地下室裏，其中的頭一個就是郭列斯尼柯夫。他們由正午的明亮的雪地裏進來，眼睛看不見，都沉默着。）

郭：沒有外國人嗎？（向娥爾迦，點頭叫她到門口去）去接母親去。（向兩個帶馬

槍的人)呵，你們到爛樹下邊摸一摸去。或許能找到一條鰻魚呢。

(那兩個人去到隔壁地下室的黑暗裏。一個女人在無聲的哭着。郭列斯尼柯夫仔細的凝視着人們的面孔。)

費得!……費得……

(大家都默然不語。)

普：有三個人被帶到上邊去了。現在你已經追不上他們了。

(從隔壁的地下室裏聽見有人聲：「恩得烈，把手燈往這兒照一照……我捉了一條鰻魚。牠在舐我的手呢。這兒有一道太平門。」)

郭：去了。

(出。娥爾迦去到那位穿軍用小外套的青年跟前，那青年挽起袖子，用手掌捏着肘子。)

娥：你流血了，同志。

青年：(還在興奮的打着衝鋒)在這樣的混戰裏，難道你能不受傷嗎!

（娥爾迦匆忙的把手帕撕開，暫時的給他裹着傷。青年用眼睛在地下室裏搜索着。）

老人：你把什麼東西弄丟了嗎，好孩子？

青年：不……當上月我們退却的時候，我可憐過一位老頭。我跑到路邊去到他跟前抱着他說……『你別傷心吧，老爺爺。俄國人從來總是要回頭的。』我把我最後的一塊麵包塞到他懷裏了……

娥：目下就這樣吧，不過你的肘子別打彎好了。

青年：整整一個月來，我在夢中都看見了他。我走到跟前對他說：『你忍着吧，老爺爺……我們馬上就轉回來了。只要叫我們少微發怒起來就得了。因為難道不是叫俄國人發怒嗎——你不是在挨餓嗎！』我的爲人是這樣的：說一句話就算一句話的……

（范友寧穿着草綠色的長外套，在游擊隊員面前倒退的走着，從隔壁地下室裏出來，跟着就是郭列斯尼柯夫。）

郭：這那兒是鱘魚呵！從各方面看來，這都是一條狡猾的梭子魚。而且還是漁翁呢！

（青年無精打采的仔細端詳着范友寧的臉。）

大概你把路邊的你那個老頭找到了。

青年：老爺爺，你吃了我的那一塊麵包，精神復元了吧。

（范友寧不作聲。台蘭諾夫從上邊下來，安娜跟他一起。）

安：（痛心的用全力喊着）娥爾迦！……

（一頭杵到女兒的肩上，一聲不響了。青年摸着范友寧的肩。）

青年：老爺爺，我們在這兒沒有地方樂呢。（在他的溫存裏，有着一種鋼鐵的音響

）咱們到新鮮空氣裏去，咱們到那兒去互相擁抱吧……

（他們出。）

娥：（向父）她在那兒看見了嗎？……

（父親承認的點着頭。娥爾迦向母親的臉上望了一眼。）

媽媽，你的眼睛都是乾的。這不好呵。你哭一哭費得吧，媽媽。他去了，可是現在又回來了。他在你跟前站着呢，他又是你的了，媽媽！

安：他回來了，他是我的，他同咱們在一起的……

（完）

一九四二年作於齊斯托波里。

十二，二五，一九四三，譯完於渝郊。

中蘇文協文學叢書

侵略略

著者 李昂諾夫

翻譯者 曹靖華

主編者 曹靖華

編輯者 中蘇文化協會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者 生活書店

上海·重慶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五月出版

國家圖書館



004652752

法務部調查局



062855

